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語義派思想批判

И. С. 特洛菲莫夫



科學出版社

語義派思想批判

И. С. 特洛菲莫夫 著

孫 經 瀨 譯

科 學 出 版 社

1956年2月

內 容 提 要

本書所譯的是著者特洛菲莫夫(П. С. Трофимов) 1954年所發表的批判語義派思想的兩篇論文,第一篇“語義派的唯心主義是帝國主義反動派底思想武器”(Семантический идеализм—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ое оружие импер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реакции)載於“全蘇聯政治與科學知識普及協會叢書第二種”,1954年第六號;第二篇“語義派哲學底反動本質”(Реакционная сущность семантиче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載於“共產黨人”雜誌,1954年第五號。

語義派是目前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反動哲學和心理學底主要派別之一,是許多其他資產階級心理學思想(如動作分析心理學,因素分析心理學等)底來源,它所起的反動作用是很大的;彼特魯舍夫斯基專家在講課中曾把它作為一個重要的反動心理學派提出批判(參攷專家在師範大學的心理學講義);“蘇聯教育學”雜誌1954年第三號所載曼蘇洛夫(Н. С. Мансуров)一篇批判現代反動心理學的論文(參攷本社科學譯叢“心理科學的幾個問題”)中也把它列作了主要的批判對象。本書所譯兩篇是著者對此學派所作的比較全面深刻的研究和批判。

語 義 派 思 想 批 判

原著者	П. С. 特 洛 菲 莫 夫
翻譯者	孫 經 瀨
出版者	科 學 出 版 社
北京東皇城根甲42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61號	
印刷者	北 京 新 華 印 刷 廠
總經售	新 華 書 店

書號: 0396	1956年2月第一版
(譯) 246	1956年2月第一次印刷
(京) 0001—4,360	開本: 850×1168 1/32
字數: 41,000	印張: 1 11/16

定價: (7) 0.27 元

目 錄

語義派的唯心主義是帝國主義反動派底思想武器·····	1
一、語義派是哲學和科學底取消者·····	4
二、語義派關於無思維的語言和無語言的思維的謬論·····	14
三、語義派底意志主義·····	20
語義派哲學底反動本質·····	31
一、語義論是現代主觀唯心主義底變種·····	32
二、關於無思維的語言與無語言的思維的語義論謬說·····	38
三、為帝國主義服務的語義論覺悟·····	42

語義派的唯心主義是帝國主義 反動派底思想武器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北美合衆國變成了世界反動與侵略底中心，美帝國主義在力圖建立其世界霸權。

爲了達到這個狂暴的目的，美國正利用着現代資產階級思想武庫中的一切武器，如反動的哲學與社會學，墮落的反現實的藝術與文學，梵蒂岡，猶太民族主義等等。

在完成這一任務上，現代唯心主義哲學有着巨大的作用。它是反動資產階級底惡毒武器，是反覆地叫囂着反對唯物主義與科學認識和反對民主與進步的陳舊腐朽論調。它一面在自己的陣營中製造着不同的意見、哲學趨勢、學派及觀點底鬥爭外觀，一面對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對辯證唯物主義及歷史唯物主義進行狂暴無恥的攻擊。一種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軟弱無力的仇視，竟使得現代唯心主義哲學底一切大小學派和一切思潮糾合在一起了。實用主義者與批判的實在論者，人格論者與新湯姆斯主義者，存在論者與直觀論者，邏輯實證論者及語義派，就是主觀唯心論各種思潮底代表，也就是科學與辯證唯物主義底死敵。他們都在努力搗毀科學認識底基礎，搖撼勞動人民們對於資本主義一定毀滅與社會主義必然勝利的信心。

在現時代，主觀唯心主義是唯心主義底一種傳播最廣的變種。與那種把思想、精神、神等視爲一切存在底最根本原理的客觀唯心主義不同，主觀唯心主義把世界或者解釋成人的感覺底複合體，或者解釋成人的意識活動底結果。主觀唯心主義是唯心主義底一種最精密的形式，因爲它是用科學與常識偽裝起來的。但實際上，它是敵視科學的，因爲它否認客觀自然規律的存在，而且堅決拒絕客觀性這一思

想底本身。

主觀唯心主義將人從其生活的物質條件、歷史條件分離開來，不把他看做由物體所形成的，服從自然界客觀規律的生物，而僅僅把他看做一些感覺、表象及意識底體現者。主觀唯心主義者認為，人是藉助這些感覺和意識以創造世界——自然和社會的。主觀唯心主義者認為那在人類以前就存在的，不以人類為轉移的客觀世界，是人類心理及主觀意識所派生的東西。不待說，主觀唯心主義一定會造成一種唯我主義，即認為實際存在的祇有一個主體，這個主體按照自己的意志創造其周圍的一切。

這種荒謬的哲學，早在十八世紀即已受到了偉大的法國唯物論者狄德羅(Дидро)底譏笑。他把這種哲學叫做祇能夠造成瞎子與瘋子的古怪哲學。人類的全部歷史實踐、工業、實驗及科學，徹底地揭露了主觀唯心主義底胡言。它們指出世界是不依於人們底意志和意識為轉移而客觀地存着的。人類藉助於自己的感覺、表象和思維，不是創造世界，而是認識世界。人類揭發了自然底客觀規律，便能作用於自然。人類按照自己的要求改變自然，並不是由於對自然規律的忽視，而是由於對它們的認識和利用。

如上所述，主觀唯心主義是以種種形式出現的。那種具有語義論哲學稱號的，或簡稱為語義學的哲學，就是它的現代形式之一。

語義論的主觀唯心主義是從“Семантика”一字(此字來源於古希臘語 Semantikos——“表……之意”)取得這一名稱的。必須把在資本主義制度衰落崩毀時期資產階級唯心主義哲學底這一流行學派和產生於十九世紀後五十年、研究詞與句底意義方面而成為語言學底一個重要部分的語義學區分開來。語義論哲學作為現代主觀唯心主義底變種，與語義學沒有任何共同之點。語義學作為一種語言學的科學，是研究詞底意義由於某種社會歷史條件底發展而變化的過程的。語義論哲學底目的則是要把那些因為某種緣故變成對資本主義底腐朽基礎底擁護者不利的詞和概念底意思加以曲解。這種哲學底目的，在於曲解和混亂一切哲學的、經濟的、政治的、法律的和道德

的根本問題；把知識分子引到經院哲學的謬論與詭辯範圍中去；這些謬論和詭辯，按語義派的看法，是能夠證明資本主義底不變性和永久性的。語義派同時還企圖積極地幫助和平、民主及社會主義底敵人。

這種哲學，在美國得到最廣泛的傳播。在美國出版了一種具有一個毫無意思的名稱“E. T. C.”（意即“等等”）的國際性組織的語義派雜誌。語義派的傳染病，已在資本主義國家意識形態底各方面，播散得根深蒂固了。它已經滲入了科學、藝術、法律、道德及美學。語義論底主要代表卡爾納普（Карнап）柯日布斯基（Коржибский）維特根施坦（Витгенштейн），奧格金（Огден）哈雅卡瓦（Хайякава）切斯（Чейз）等，是與邏輯實證論那樣的現代主觀唯心主義底變種有密切聯系的；語義論就是後者底極端表現。

全世界著名的英國學者、斯大林國際和平獎金獲得者貝爾納（Д. Д. Бернал）說，現代的神秘主義，邏輯實證主義和語義派的任務是使多數人不注意資本主義的社會不平等，轉變勞動人民為反動派底恭順工具。另一位英國的偉大共產黨員和哲學家康福斯（М. Конфорт）指出說，語義派是現代資產階級最反動的哲學底一部分，這種哲學底各種大小學派目前聚集於美國。這些學派雖然外表上彼此不同，但也有其共同之點，即它們是忠實地服務於壟斷資本家的。康福斯說：“它們都否認人類知識底廣闊範圍和力量；主張科學底局限性，理性底無力，對客觀現實加以理智的理解底不可能，社會進步底幻滅等等；它們都集合起來共同宣傳一種蒙昧主義，傳播真理底相對性，世界底神秘性和不可知性……它們都表現着對於唯物主義的共同的敵意。”

資產階級國家的進步學者和哲學家們，揭露了語義論對於科學及社會進步的敵對性。他們指出了，語義派論到抽象概念底虛幻，語言中的混亂（語義派自己製造的），認為這些現象都是社會混亂與糾紛底根本原因，而以這種繁雜冗長的議論粉飾着資本主義制度底最深刻的危機，誹謗着為和平、真正的科學、民主和社會主義而鬥爭的戰士。

一. 語義派是哲學和科學底取消者

在哲學歷史底整個時期中，都有哲學底兩個基本派別——唯心主義的和唯物主義的——在進行着緊張而殘酷的鬥爭，這鬥爭反映着黨派的和社會階級的鬥爭。想藉捏造一種好像站在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之外的哲學上的中間路線來隱蔽這一鬥爭的任何企圖，如所周知，都是沒有、也不會有任何結果的。列寧把想超越出這兩個基本哲學派別範圍的企圖，叫做“調和論的騙術”，這種騙術的任務是要藉高談在一種更高的哲學中統一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來掩飾唯心主義底反科學本質。語義論的主觀唯心主義哲學，也就是這種騙術底一個最新的說法。

從語義派底觀點看來，物質和精神什麼是第一性的這一哲學的根本問題，是一個“形而上學的”問題，就是說，這一問題並不具有“實證哲學”的意義；而關於這一問題的爭論，乃是一種關於沒有意義的詞的爭論。

語義派是想要完全取消這一個問題。在這方面，與現在和過去的其他主觀唯心主義的學派比較起來，他們的“新奇”就在於宣稱哲學底根本問題簡直就是不存在的，而把這種問題歸結成為只關於詞的問題。

語義派把圍繞着物質和意識什麼是第一性的問題底鬥爭看做是沒有任何意義的鬥爭。英國的語義派艾爾(Ayer)主張，沒有關於精神與物質的關係的哲學問題，只有關於表示着各種邏輯構造的某些詞底定義的語言學的問題。卡爾納普說：“我們拒絕關於物質世界底現實性的論題，但我們之所以拒絕它，乃不是因為它是虛偽的，而是因為它是沒有意義的，正如我們拒絕它的唯心的反面論題一樣。我們不主張也不否認這些原理，我們拒絕了這一整個的問題。”語義派把關於現實，關於存在於主觀感覺以外的外在世界的一切判斷都解釋為假判斷。艾爾說，“越出一切可能的感性經驗界限以外的關於

‘實在’的任何一種主張，都不能有任何真正的義意。”語義派相信這一切主張底根據，祇在於一些無意思的、祇與其本身有關的詞。維特根施坦說，“我的語言底界限就是我的世界底界限。”

如果說邏輯實證派作為馬赫主義那樣的主觀唯心主義底直接繼承者，把哲學的根本任務看成是對於脫離現實和不具一切物質內容的概念與判斷進行分析，那麼，語義派則是比邏輯實證派更進一步，用對於除本身外不表示任何其他東西的假定符號即詞底分析來代替對於這些概念的分析。語義派宣稱，對於這些詞的分析就是哲學底唯一的任務。

語義派企圖消滅哲學，便偽造哲學內容，歪曲了哲學底真正對象。

因此他們主張，哲學底對象不是自然和社會發展底基本規律，而是語言，即語言的句法構造。例如語義論哲學“奠基者”之一維特根施坦就認為哲學是語言底批判，而卡爾納普則主張現代哲學底一切問題都應當視為語言句法的問題。因此可以說，按照卡爾納普的意見，哲學不是別的，祇是語言底邏輯句法。

語義派想把語言中甚至可以使人遠遠地想起現實世界的東西也抹殺了去。例如懷特黑(Уайтхед)即為此而在他的著作“過程與實在”中號召哲學家們拒絕使用言語中的名詞、前置詞、動詞等，因為它們是表現存在於現實中的事物、現象及其相互關係的。懷特黑提議利用他們自己所選定的一些範疇來代替名詞和形容詞等等。這些範疇(按懷特黑計算約有45個)底用處是在於使語言脫離客觀的現實，去掉其實際的內容與含義，以懷特黑自己想出來的語言來代替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所形成的、真正的民族語言。語義派的國際機關刊物“E.T.C.”底總編輯哈雅卡瓦，應和着懷特黑而宣稱說：使客觀與主觀對立乃是在我們的世代裏使科學原理底重要特點弄成不明確的“哲學的悲劇”。他把物質世界實際存在的對象歸結為主觀的經驗，而把自然及人類社會生活底客觀規律稱為一種空洞的抽象底羅列，並無“所指”，就是說，並無什麼在主觀與其語言之外的東西與之相應。

語義派拋棄了哲學底根本問題不談，或把這種根本問題歸結爲關於不表示任何東西的詞、名稱、術語等的問題；而宣稱，“按語義派的觀點看來，哲學上一切傳統的問題都是無意思的。”所以例如空間和時間，運動和靜止等等，語義派相信，全都不是現實存在底客觀形式；而祇是詞，詞，再說一遍，沒有任何意義的詞。語義派在絕對否認空間、時間及物質存在底其他客觀形式底真實性上步了貝克萊、休謨、康德、馬赫主義者及十八、九世紀其他主觀唯心主義者底後塵。

大家知道，在語義派很久以前，主觀唯心主義者康德就認爲空間、時間等等，實際上並不存在於人們之外，它們祇是由於人的直觀能力而產生的。

馬赫主義者與經驗批判論者繼續其導師休謨，貝克萊和康德底反科學的傳統，把空間和時間當做了感覺知覺底主觀組織形式。馬赫主義者卡爾·皮爾遜（Карл Пирсон）說，我們不能夠主張空間時間是具有現實性的，它們不是存在於事物之中，而是存在於我們感知事物的能力之內。

語義派使這些關於空間時間等等的主觀唯心主義的思想進而成爲完全荒誕無稽的東西；他們宣稱空間與時間是人類語言的產物，即人類詞底創造底結果。按照他們的觀點，祇是當“空間”與“時間”這兩個詞存在的時候，空間與時間才存在。語義派底這種駭人聽聞的嘍語，早被人類的歷史實踐推翻了，這種實踐，如大家知道的，不是在口頭的空間與時間中，即不是在單純語言的空間與時間中，而是在真正的空間與時間中完成的：在實在的田野中與實在的城市中，在實際過着的一天，一星期，一月，一年等的時間內，完成着的。這一切都是自明的，因爲在世界上除開運動着的物質以外再沒有其他了；而運動着的物質則除非在客觀存在着的空間和時間之中又是無法運動的。

語義派否認“空間”和“時間”等哲學術語底真實內容，同時認爲在一切其他科學的哲學術語背後也沒有任何真正的內容。語義派相信，這些術語全都祇是一些沒有含義的聲音的結合，就是說，是一些空虛的空氣振動。語義派的柯日布斯基聲稱，藉助於這些術語和一

般用語祇能談說關於詞的問題，而談不到在這些詞底背後的“某種”東西。

語義派相信：把我們的全部週圍世界歸結為祇是一些無意義的詞底總和，主張祇有詞才是思維底對象，這是哲學思維底最正確的和最經濟的方式。他們把舊馬赫主義底思維底“經濟”原則復活過來；按此原則，必須拒絕承認現實客觀的存在，而祇對於思維本身進行思維。語義派把這一“原則”加以修正，宣稱必須僅僅進行關於詞的思維，而按照他們看法，詞是不能表示任何思維，尤其是不能表示關於客觀現實的思維的。

列寧在他的天才著作“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中完全揭穿了這種思維“經濟”的主觀唯心主義原則。他指出，唯心主義者關於思維“經濟”的高談闊論，都追求一個目的，就是要顛覆唯物主義和支持唯心主義。問題不在於人的思維“經濟”或“不經濟”，而在於人能否在腦中正確的反映現實。列寧寫道：“人類的思維當正確地反映客觀真理時，它才是‘經濟的’，而這種正確性底標準是實踐、實驗、工業。”⁽¹⁾

列寧對馬赫主義關於思維“經濟”的批判，是完全可以適用於語義派的。駭人聽聞的關於詞的神秘論，把一切現實溶解在詞中，在這以前甚至最極端的唯心主義者都沒有談到過的，這就是語義派底思維“經濟”底結果。

語義派的神秘論，不僅有其階級的根源，而且也有其基於人類認識底特徵本身的認識論的根源。列寧在其“辯證法問題”斷片中揭露了一切唯心主義認識論的根源。他指出：哲學的唯心主義把認識底一個方面，小特徵，界限，片面地加以誇大，把它誇張成為脫離自然而偶像化了的絕對。“直線性與片面性，呆板與僵硬，主觀性與主觀的盲目性，這就是唯心主義認識論底根源。”⁽²⁾

語義派作為唯心論者，就將語言與思維分開，也使思維與現實脫離，而企圖證明詞和語言代表着某種獨立的創造性的本質，而其實語

(1) “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198頁。

(2) 列寧：“哲學筆記”，國家政治出版社1947年，俄文版，330頁。

言乃是思維底直接現實和人與人之間交際的工具。語義派將語言從思維分開，使它變成一種沒有內容的詞底總和，然後將這些空洞無物的語言底影子稱為是一切存在底創造者和一切原理底原理。

當然這種理論上的歪曲，是有一定的政治意義的。

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存心歪曲真理，掩飾現實底真實情況，和曲解現實底客觀規律。語義派藉着把現實中存在着的實在關係歸結成為祇是言語符號來曲解了這種關係，而積極宣傳狂暴無恥的唯心主義和詞底神祕論。在他們看來，詞就是現實世界底神，造物主（創造者）。這種哲學，本質上是在宣傳“福音書”底神祕思想，福音書說，最先有語言，而語言就是神。語義派復活了早已為科學所摧毀了的中世紀沒有科學知識的人們對於詞底魔力的幼稚的信仰，即認為詞好像是具有給人類創造所願望和消滅所不願望的東西的能力。據說彷彿在詞底作用之下可以使人死亡，也可以使人復活，或使人變成動物、鳥和樹，——語義派把關於這些傳說冒充為充分可信的真理。

語義論哲學是科學及唯物主義底死敵，是以極端懷疑論、不可知論和詭辯論底宣傳者的姿態出現的。

從語義派的觀點看來，世界是人類主觀經驗的總和，歸根結蒂就是詞和符號底總和，所以，世界是不可認識的，它的關係也是不可能用詞表達的。按照語義派底主張，詞不能用來表達反映客觀世界的思想；它們祇能歪曲思想。語義派重複了古代懷疑論者和不可知論者底主張，這些學派曾主張，甚至在人能認識某種事物時，他也永遠不能藉言語來表達自己的思想。

但是語義派底不可知論也有着某些特徵，使之與過去的不可知論，首先是與休謨及康德等底十八世紀的不可知論有所不同。

大家知道，康德宣稱，對於物自體是什麼，我們是什麼也不知道的，“而所能知道的祇是事物底現象，即物自體作用於我們的感覺因而在我們之中所產生出來的那些表象。”在康德以後，新康德派、馬赫主義者，邏輯實證論者及資產階級主觀唯心主義反動派哲學底其他代表們，更進了“一步”，宣稱在人以外並沒有任何物自體；主張世

界就是主觀思維（即人所不能認識到的感覺，表象等）底一個領域。語義派直接跟着馬赫主義者及邏輯實證論者而更“前進”了一步，宣稱一切存在不僅是絕對不能認識的，而且也是不能用人言語表述的。

語義派打算無論如何要摧毀唯物主義哲學和科學，便向科學底普遍概念和普遍思維進攻。語義派把人的普遍概念底形成不看做人類思維長期的發展和巨大的成績的結果，這種思維是藉詞及語言中的詞的結合來表現和鞏固的；他們把這些概念底形成看做人底迷妄失措底巨大源泉和人類一切災難與罪惡底根源。語義派企圖完全否認構成人類一切思維底必要形式的普遍概念（概念與範疇、科學法則等等），企圖剝奪這些概念對於一切認識的意義，從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中驅逐了這些概念。在這一方面，他們繼承了中世紀唯名論的傳統，按照這種傳統，普遍概念就祇是一些不反映任何現實的假定符號；同樣也繼承了貝克來、休謨等否認物質這個普遍概念和把物質歸結為主觀感覺底複合的主觀唯心主義的傳統。語義派把過去的主觀唯心主義底立場更加暴露出來，最公然無恥地表示出來。語義派卡爾納普斷言，人之利用普遍概念，這個事實乃是詞的語言不完善的結果，也就是它的不能使人滿意的句法構造底結果。語義派的格利克斯柏爾格（И. И. Гликсберг）在他的“心理分析與普通語義學”一文中寫道，類似“金錢”，“共產主義”，“民主”，“自由”，“成功”等等的概念，是我們用來說明“現實世界”的一些詞；但事實上它們正是我們實現這種企圖的最嚴重的障礙。

格利克斯柏爾格及其同僚們建議科學同普遍概念脫離，他們以科學認識論底死敵的姿態出現，扮演着最壞的不可知論底宣傳者的角色，這種不可知論力圖把人類在自然法則，特別是在社會法則面前的束手無策法定起來。

科學史與哲學史證明，通常的普遍概念，特別是科學的普遍概念底產生，是一切人類歷史長期發展的結果，是人類對現實，即對自然與社會的認識的巨大成功底明證。人類用概念來總結其研究世界的

結果，捨棄其非本質的，偶然的東西，而固定其本質的，主要的，必然的和有規律性的東西。因此，例如一切唯心論者所反對的物質這個概念就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是一種概括，我們在這種概括中把各種所感知的對象，按其共同屬性加以簡述。物質是在人的感覺中給予了人們的客觀現實性，這一點乃是各種事物和現象及物質運動底各種形式所同然的。

列寧說：“物質底抽象，自然底法則，價值底抽象等等，簡單地說，一切科學的（即正確的，嚴肅的，不是荒謬的）抽象，都是更深刻地，更可信地，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¹⁾ 常常在語言的外衣中被完成着的從具體到抽象的認識動運過程，是在語言的改變中，在越來越一般化和抽象化的詞底產生中被反映出來的。這些詞不是標示着某一單獨的對象或某種類的對象，也不是標示着某一單獨的現象或某些現象，而是標示着許多對象和現象所固有的最一般的特質。因此，例如在原始時代的人民間沒有標示樹木（之爲樹木）的一般性的詞，却祇有許多標示某一種樹木或某一些樹木的詞。“Базис”一詞現在是指基礎，也指社會底經濟結構而言，而在其最原始的意義上它依次標示過“步伐”，“腳”，“支持點”等等。

但語義派不承認這些關於思維與語言發展的基本科學原理。他們把普遍概念宣稱爲沒有一切內容與含義的東西。因此，例如美國語義派的斯秋瑟特·切斯在其“詞底暴虐”一書中就宣稱，“正義”、“民主”、“法西斯”、“資本主義”及許多其他的概念，乃是沒有任何內容和除了它們本身以外不符合於任何事物的東西。切斯相信，所有這種概念都是我們的頭腦藉助於詞而創造出來的，人類企圖把這些概念“客觀化”於自身之外，他們就使自己陷入了幻覺的深淵。這樣按照語義派的意見，就產生了關於例如“正義”、“民主”、“法西斯”、“資本主義”等等概念底客觀存在的錯誤思想。但切斯諷刺着說，“甚至最好的顯微鏡，也不能發現他們……。”切斯斷言，“急進派憎恨資本主義，但實際上他們是憎恨不着……任何東西。資本是一個詞……

⁽¹⁾ 列寧：“哲學筆記”，俄文版，146頁。

‘它在無論什麼時候都不能生產什麼；在無論什麼時候都不能消費什麼；在無論什麼時候也不需要任何什麼東西。不信你將活着的‘資本’拍一張照片試試看。’

切斯就是這樣笨拙地、簡陋地清除了科學的和其它的普遍概念。切斯及其同僚們把在思維和邏輯的判斷與推理中存在着的真正概念間的關係即反映客觀現實所存在的聯系，都認為祇是詞的關係；而且他們把邏輯——即關於正確思維規律的科學——歸結為一切符號底隨意結合，把這種結合叫做語言底邏輯語法。對於語義派底悲觀哲學家來說，祇有各個主觀獨立的感性知覺存在着而沒有任何普遍性的東西；沒有科學用總結、邏輯結論、規律等等所反映的現實底規律。語義派否認普遍概念，同時也就否認不可避免地要走向死亡的資本主義底客觀規律底可認識性。切斯諷刺“資本”這一普遍概念，而這一概念，是正如馬克思天才地指出的那樣反映着僱傭勞動者與資本家間的社會關係，並且是資本主義社會底特徵的；切斯把這個概念說成只是一個空虛的聲音，以這種說法來嘲弄科學。他想以最賤價的方法來清除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把它稱為一些沒有意義的詞和虛假概念，企圖以此在思想上解除勞動人民反對現存的壓迫制度的、即與資本主義社會作鬥爭的武裝。語義派建議人們祇簡單地描寫那些存在於為他們當作某些主觀的人類感情和體驗來觀察的世界表面上的現象，而不要去認識自然與社會客觀規律底本質。語義派認為一切想超出他們所叫做“經驗”的、人類感性材料範圍以外而進入一個所謂現實的世界中的科學的企圖，不外就是“形而上學”，就是“想跳向不可知性裏面去”。因此，一切致力於認識這種現實的人們底努力都是在從事無聊的廢話底生產，——如艾爾所斷言的。

被語義派冒充為哲學底最後定論的這一切議論，實際上都是在重複貝克萊、休謨、康德及馬赫主義者老早創始而目的在取消科學這一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強大武器的舊主觀唯心主義混合物的老調。

進步的哲學家巴魯斯·丹海姆（Барроус Данхем）在他的“人反

對神話”一書中，揭露着語義派反對致力於科學的抽象的思想時說道，語義派想藉取消“資本主義”、“無產階級”等普遍概念來調和資本主義社會底各個敵對着的階級，企圖把事情說成爲這樣，彷彿那些在他們之間發生的衝突，都不是階級的衝突，而祇是各個人之間的爭論。所以語義派相信，這一切衝突都可以很容易地爲藉人們自己或者……警察的力量來平息。丹海姆揭露語義派認爲利用科學的普遍概念來認識和改造世界不過是一些發話底利用，認爲進步力量爲爭取社會進步而對資本主義作鬥爭不過是言語混亂的結果，這種種主張底虛偽性時說道，“現實世界在我們面前提出可以現實地加以解決的現實問題”。生存在資本主義國家的人們，應當修復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而毀壞了的住宅，應當有吃的和穿的。必須解放被壓迫的殖民地的人民，必須按正義來解決戰後各國家間的政治的根本問題等等。丹海姆指出說，“如果我們容許自己設想，用來表示問題的詞是無意義的，白費的”，則甚至解決這些問題底一個不重要的部分也是不可能的。而且丹海姆又強調指出，如果人們也追隨着語義派相信這種矛盾的謬說，即一切社會的問題都可以單純藉調整語言底適應性而解決（同時還是容易而自由的解決），則甚至在這樣情形下也是不能獲得成功的。丹海姆說，“當然語言的問題是存在着的，但這不是我們的基本課題。語言必須精確和清楚，但這不是我們的最後目的；我們應當知道，我們的語言是會隨着我們解決客觀的非語言的問題而變爲更清晰的；當我們不能解決這些問題時，我們的語言就仍然是蹩扭的，不清楚的。”

康福斯徹底地揭穿了切斯底錯誤，即他那認爲對於希望從資本主義的暴虐下解放出來的人們，除了從“資本主義”這個詞底暴虐下解放出來，就沒有什麼更好的可以奉告的這種論證的錯誤。康福斯指出“在有現實的暴虐存在着的地方——獨佔資本的暴虐是很現實的——任何人不可能比說這種暴虐不存在，它祇是一句空話和說並沒有人奴役人，祇是人們所用的詞奴役人，更能向獨佔資本效勞了，今天語義派正是以此向反動派效勞的。”資本主義，不是一句空話，而

是一種現實。康福斯說，從封建主義底崩潰與瓦解起到我們這個時代的全部世界歷史都證實了這一點。一切資本主義國家和殖民地的千百萬被壓迫者和被剝削者，都親身感覺到資本主義不祇是一個詞，而是一種現實。他們在全世界對資本主義進行着殘酷的鬥爭，以爭取自由、民主與和平。在這個鬥爭中，粉碎語義派這種帝國主義底唯心論的奴僕是有巨大的意義。

目前的情況是在許多資本主義國家，首先是在美國、政治的反動勢力正在加強着，帝國主義爲了與工人運動作鬥爭和發動新的世界戰爭而廣泛地加以利用的法西斯主義正在成長着。帝國主義者培植着法西斯主義，並且爲欺騙人民大眾而表面上否認它的存在和成長。語義派也就來幫助帝國主義者，用種種詭辯的方法來“證明”法西斯主義實際上是不存在的，說這祇是一個詞而沒有任何實際的內容。

外國的進步學者和哲學家，用生活的事實反駁了語義派底一切臆說，其中包括他們對於嚴重威脅着自由、民主與和平的法西斯主義底真實存在底否認。美國共產黨人與進步哲學家，用美國壓迫民主現已達到空前規模的具體事實來粉碎了語義派底謬說，揭露了法西斯主義對美國的實際威脅，並在與之作鬥爭。美國進步的文化工作者和科學家指出，語義派對於美國法西斯主義的現實的否定就是直接想要保衛法西斯主義並欺騙人民。

福斯特(Уильям З. Фостер)在其“世界資本主義之沒落”一書中指出，在北美合衆國資本主義的思想家們早已將美國人民底民主傳統弄垮和削弱了。福斯特寫道：“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即從美國資本主義爲奪取世界霸權而進行十字軍遠征開始，反民主的傾向已被顯著地加強，華爾街底侵略者底意圖按其本質來說是要在各處傳播反動思想和法西斯主義思想的。美帝國主義者成了國際法西斯主義底首要組織者。”

粉碎語義派所鼓吹的非道德論，是有重大意義的。

語義派斷言，一切倫理概念都是一些沒有任何客觀含義的符號；對這些符號，不同的人們可以賦與極不同的含義。因此按照語義派

的意見，解決什麼是道德的和什麼是非道德的這一問題，原則上是不可能的；因為一切倫理概念都不過是約定的而且總是相對的。因此，按照英國語義派艾爾底意見，說某些東西是好的或不好的，正義的或非正義的，等於什麼都沒有說。語義派忽視了倫理概念底客觀意義，並努力消除人類關於與非道德觀念對立的真正道德的觀念，以此來為統治剝削階級在其中打滾的那種極端非道德主義的泥坑作辯護。

康福斯說：“正因為資產階級哲學已經不能對於世界作任何合乎理性的解釋，它就不能提供任何合乎理性的行為規範。資產階級事實上已經背棄了一切道德規範；他們除開權勢政策和自私自利的規律以外，再沒有其他的規律了。”

二、語義派關於無思維的語言和 無語言的思維的謬論

使語言脫離思維和思維脫離現實，就是語義派唯心論底特徵。一切語義派都利用着這樣一個真理——即語言和思維不是一個東西；語義派相信，同一個思想可以用不同的詞，不同的約定符號來標示，而每一個思想都祇是某一種符號或象形文字，而不是一種現實世界的物體底形象。

語義派還進一步無恥地利用了不容許把事物與詞混為一談這一人所共知的真理。他們從這一正確的原理作出了唯心主義的結論，斷言詞一般地好像不表示任何與事物有關係的東西；不表示關於事物的思想；詞能夠表示的祇是一些沒有任何客觀內容和含義的主觀感覺。語義派的烏爾班(Урбан)主張，詞與思想及其實在的內容沒有親族關係，而祇與它自己所產生的東西有親族關係。詞創造思想及其客體。因此在邏輯上得到這樣的結論：任何一個人如果能用語言亂說一通，他就是已經“生產”了思想。從語義派的觀點來看，吹牛家原來就是最能思想的人。這樣的想法對於語義派能夠是一種什麼慰藉呢？

語義派把現實與思維拋到自己的哲學範圍以外，然後非常輕易地來妄談語言在與思維及現實的關係上的完全自主性。如某一個語義派的人所說的，語言由於其在與思維及現實的關係上的自主性，“與其說它是交際的助手，毋寧說它是交際底障礙。”語義派認為，語言使我們的口裏充滿了一些永遠沒有它自己的固定含義，而且被永遠剝奪了一切含義的詞。哈雅卡瓦說，“作為人，我們可以自由地生產和操作，也可以隨意地賦予我們的符號以任何的值。人們在自己的活動中不是經常受思想的指導而是經常受詞的指導，在詞中可以裝入完全不同的含義，可以賦予以完全任意的意義。”按語義派底意見，思維與語言是平行線那樣並列着而不是彼此聯系着的；按他們的觀點，思維是在其純粹的形式中完成着而沒有語言的物質的，語言則是作為存在於一切思想之外的純粹的句法形式而本身起着作用的。語義派在鼓吹着這種謬說時，沒有注意到科學的事實在徹底推翻他們的曲解。例如他們就忽視了那確證辯證唯物主義關於語言與思維統一的原理底真實性的顯著的事實；按此原理，雖然在各種語言中有各種句子構造上的不同，但在這些構造中也有許多一般性的東西。由於一切民族底思維形式之一致，這種一般性，也就得到了說明。

在很久以前，當資產階級還是一個比較進步的階級的時候，它的思想家們曾教導說，思維與語言是彼此聯系着的，詞不是空虛的聲音，而“是物質底名稱”。英國十八世紀的唯物主義者霍布斯主張，語言這一種“人類特有的能力”，是“人類為了標示一系列的思想，即為了標示我們所思維的對象的觀念而假定的一些詞底結合。”該世紀的另一個英國唯物主義者洛克說，“詞就是利用這些符號的人的思想底感性符號”。人為了使別人瞭解他才利用語言。洛克寫道，“人的言語底目的，在於將聲音作為符號，使聽者知道他的思想……。詞是隨意的符號，如果人把它們用於所不知道的事物上，是不能成為詞的。因為這等於把詞作成無所指的符號，弄成一些無意義的聲音。”

霍布斯和洛克底這些原理，對語義派來說是一針見血的。

馬克思列寧主義學說對於語義派哲學之不能立足，給了徹底的證明。

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底偉大創始人馬克思和恩格斯證據確鑿地證明了，語言和思維無論在其發生、發展底過程中或在發生作用的過程中都是密切聯系着的。馬克思與恩格斯指出了，“語言是與意識同樣古老的，語言恰恰就是那實踐上的、為別人因而也才是為我自己而存在的、現實的意識，而和意識一樣，語言也祇是由於需要、由於與其他人交際的經常需要才產生的。”⁽¹⁾

還在人類剛從動物狀態分化出來的時候，他們就有了彼此交談的需要，這種需要就使得人類逐漸有了言語器官和發出分節聲音的能力。與此同時，在人類共同勞動的活動底過程中，人類的思維也發展了。在語言的發展上每前進了新的一步，則在思維的發展上同時也前進一步。無論思想或語言，任何時候都不曾也不會自己成為一個特別的王國。它們二者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的，都是現實生活底表現。

恩格斯在批判杜林祇有完全脫離開語言才能有真正思維的主張時諷刺地指出，如果杜林是對的，則動物應是最真正的思想家了，因為它們的“思維”在任何時候都不會被糾纏不清的語言紛亂所混淆。可是，誰都知道，動物底“思維”絕不會深入到動物在生活上必須接近的那些事物和現象底本質之內。

現代語義派是不肯讓杜林專美於前的。例如語義派的發以夫(Файф)在其論文“個性與社會的語言”中，提倡創造沒有詞和聲音的語言，提倡用無線電波的沉默的語言等。

斯大林發展了辯證唯物主義的語言與思維的學說，深刻地揭露了語言與思維底有機聯系，同時也給了現代語義派的唯心主義以毀滅性的打擊。

斯大林指出說：“語言是直接與思維聯系着的，它把人的思維活動的結果，認識活動的成果，用詞及由詞組成的句子記載下來，固定

(1) “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第4卷，俄文版，20—21頁。

下來，這樣就使人類社會中的思想交流成為可能的了。”⁽¹⁾

斯大林強調說，思想在人的頭腦中產生不是沒有語言的物質，不是以赤裸裸的形式，不是沒有語言的外衣的，而是在語言物質的基礎上，在語言詞句的基礎上產生的。“完全沒有語言的材料和完全沒有語言的‘自然物質’的赤裸裸的思想，是不存在的。”⁽²⁾

這些馬克思主義的原理，完全為現代科學的材料所證實；現代科學教導說，大腦皮質的正常活動是思維過程底必要條件，也是言語過程底必要條件。人類用言語表現他們的思想，區分思想底內容，確定所區分的各部分之間的一定關係等等。所以人類的思想同時是可以理解的（可以分辨的），又是可以用口頭說出的（言語的）。

語言隨着人類發展底每一個新的階段而發展——即它的詞彙總數豐富了，它的文法形式改善了。例如：人類對於存在於現實的現象和事物的聯系底各種形式的認識，在為新動詞所豐富了的語言中，在前置詞系統底逐漸複雜化中，在句子構造底逐漸複雜化即並列複句逐漸為主從複句所代替等等中，找到了它的表現。

這一切及其他在科學上人所熟知的關於語言與思維在發展中的統一的事實，都為語義派所堅決地否認了。語義派在自己的活動中決不追求科學的目的，而是在追求着現代反動階級底目的。

語義派特別殘酷地抨擊馬克思主義關於語言底社會性的原理，而把語言歸結為單純生物學的事實，歸結為有機體反應的總體、歸結為好像呼吸和飲食等一類生理過程的現象。這樣，這種極端主觀主義的態度在他們乃是與極端庸俗的生理主義相結合在一起的；按照這種庸俗生理主義，言語不是別的，祇是生物有機體（無論動物或人都是一樣）底喉嚨反應與一切其他身體的運動間的聯系底表現。語義派不像真正的語言科學所作的那樣，從人的社會生活條件中，人的交換思想的需要中論證語言的發生，而却和現代美國的反動心理學

⁽¹⁾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20頁。

⁽²⁾ 同書，38—39頁。

家及生物學家一道證明語言的機能好像只在於使一個有機體底行為同另一有機體底行為相適應，而不在於幫助交流思想。

上面提到的語義派的哈雅卡瓦和切斯的說法便是這方面的例證。哈雅卡瓦在其“在思維與行動中的語言”一書中宣稱，“社會、動物和人們、都可以看做一些巨大的協作的神經系統。”哈雅卡瓦把人及人類社會與動物界等量齊觀，並努力證明人類語言與動物所利用的符號之間並沒有任何原則上的和性質上的不同。哈雅卡瓦斷言兩者只有量的不同。他說：“在動物祇能利用有限的幾種鳴聲時，人類已經採用着含糊語、口嘯、咕嚕聲、咯咯聲、氣味與聲音，簡言之，即被稱為語言的一些聲音底一種很複雜的系統；人類藉助於這種系統，就能對別人表示和傳達在自己的神經系統中所發生的東西。”

這樣，按照哈雅卡瓦底觀點，言語所由構成的詞，甚至言語本身，完全是表示人類主觀情況的原始符號底一種體系，像動物所有的那種情況一樣，而不是傳達思想的工具。這便是為什麼哈雅卡瓦要進一步主張語言是有機體（動物和人）為生存而鬥爭的工具。

哈雅卡瓦實質上是重複了切斯底意見，後者還說過：“人也像牡貓那樣發展了語言，這種語言能幫助而且幫助過人在他的肉眼可見的周圍環境中尋找道路。”切斯斷言，語言無論對於牡貓或對於人都是與自己同類鬥爭的生存工具。

並且人的語言，是和牛鳴、羊叫及貓叫等等沒有不同的——語義派的先生們最近的“啓示”就是這樣。而如果語義派在理論上把人降落到動物的地位，那麼，他們的主子帝國主義者則企圖着把這個理論付諸實踐，把勞動者祇看做搾取剩餘利潤的手段，看做養活着的可吃的肉，看做順從地執行首長命令對於這些命令底內容則不加思索，也無意見的殺人的士兵。

馬克思主義教導說，語言從最初就是作為按自己的規律發展的社會現象而產生的；語言的規律反映着人類社會歷史中被完成着的那些變化。斯大林說，“語言是屬於社會現象之列的。從有社會存在的時候起，就有語言存在。語言是隨社會底產生而產生，隨社會底發

展而發展。語言也將是隨着社會的死亡而死亡。社會以外，無所謂語言。因此要了解某種語言及其發展的規律，只有密切聯系社會發展的歷史，密切聯系創造這種語言、使用這種語言的人民的歷史，去進行研究，才有可能。”⁽¹⁾

馬克思主義指示說，語言與勞動同是“幫助人們從動物界劃分出來，結合成爲社會，發展自己的思維，組織社會生產，與自然力作勝利的鬥爭，並達到我們今天所有的進步的力量之一。”⁽²⁾

人類首先藉助於行動而佔有外界的一些物體，由是以滿足自己的需要。因此，人類要先從事於生產，生產常常是社會性的，而不會是其他性質的。在生產活動的過程中，以某種方式滿足人底需要的各種物體底性能，便以某種表象、概念及客觀世界事物特性底概括等方式印記在人底腦中。這些概括是用作爲交際和交流思想的工具和手段的詞表現出來的。馬克思說，語言上的命名祇是把重複的活動所轉變成爲經驗的東西，以表象的形式表現出來。由此可見，語言之在人類社會中起巨大的作用，不是藉它本身離開思維，離開人類生活的社會條件如語義派所想像的那樣；它祇有藉作爲人們彼此交換思想的有力武器，作爲團結人們成爲集體來共同生產和鬥爭的手段，才能起這種作用。

偉大的俄國生理學家巴甫洛夫所提出和論證的關於第一與第二信號系統的學說，對於理解語言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和人類語言與動物所利用的生物方式的信號之間的區別有絕對重要的意義。

按此學說，動物祇是通過第一信號系統，即由於周圍環境的對象於現象對於感覺器官的直接影響，才感知現實的。如果說動物是藉助於它的感覺器官得到關於周圍世界的信號，則人除此而外還藉助與語言而得到關於外在世界的信號。巴甫洛夫指出，人類比動物的巨大優越性，就在於其具有藉助於詞而形成普遍概念（關於時間和空間的概念等）的能力。巴甫洛夫在他的“高級神經活動生理學”一

(1)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20頁。

(2) 同書，46頁。

篇報告中說，如果說人類反映世界的感覺和表象，對於人來說，是第一的、同時也是現實底具體底信號，則言語就是第二信號，即信號底信號，後者乃是現實底抽象並可能進行概括的。這便構成了我們人特有的高級的思維。巴甫洛夫把第二信號系統叫做“人類的信號活動”，這種信號活動是由於人類各個人間有交際底必要而產生的。由於第二信號系統，就發展了思維，思維在本質上乃是一種心理活動底新特性，它使人類行為變成自覺的和可理解的。藉着這一信號系統，也就發展了概念、判斷和推理等動物所沒有的人類的抽象邏輯思維的能力。發展了人類彼此間傳遞經驗的巨大的可能性；建立了科學與技術方面的優越性。這都是人類的語言和動物方面可以看到的生物生理的信號間的本質的、原則性的差別。

由此看來，現代自然科學完全駁倒了語義派底敵視人類的哲學。一切語義派的主張都證明他們是科學與人類底死敵。

三. 語義派底意志主義

語義派賦予詞以神秘的力量，宣稱詞是事物與現象底創造者，人類社會生活及個人生活上各種事件底建立者和原因。他們斷言，語言好像“事實上是決定現實底性質的”。語義派是以意志主義——在前世紀即已得到廣泛傳播的一種主觀唯心主義底變種——底保衛者和宣傳者的姿態出現的。

意志主義是把人底意志絕對化、把意志看做世界底根源的一種主觀唯心主義的形式。

按意志主義者的觀點，這種神秘的意志，是一種絕對的，起作用的，積極的原理；是一切現實底創造者。意志主義者完全否定了自然及其規律的客觀存在。按照他們的看法，人是不僅能夠支配自然規律，而且能夠按照自己的願望來創造自然規律的。意志主義底反動思想，特別有力地表現在關於個人在歷史上的地位的觀點上。個人好像能夠以自己的意志來決定歷史發展底進程。

語義派企圖藉助於他們特有的論證來支持意志主義。他們斷言，詞具有創造事物和現象的能力（要注意，語義派把事物和現象不看做客觀的存在，而看做人類底主觀經驗）。所以美國語義派的切斯主張，如“規律”、“進步”、“祖國”、“民族”、“資本主義”、“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等這樣的詞，是在人們錯誤地開始把它們當作存在於它們之外，並離開它們而獨立的什麼東西的標誌之前就已經發生了的。切斯說，“抽象名詞是爲了變成科學的，戰鬥的現實而被擬人化了的。”他在另一地方寫道，“資本主義”、“原理”是藉助於語言而在我們的頭腦中創造出來的，也是藉助於語言而被客觀化了的。切斯想要證明，這種詞底變化，事實上使人們陷入了最嚴重的混亂和災難。人類因爲把詞當作了現實的事物或現象，而彼此間就爲擁護或反對某一個詞而作鬥爭，並且以爲他們由此就作了擁護或反對該事物現象的鬥爭了。

因此，語義派斷言，沒有一個詞是與現實（被語義派歸結爲一堆人類主觀經驗）相適應的；相反地，現實乃是取決於詞並爲詞所創造的。詞本身沒有任何現實意義，却祇形成人的精神世界。哈雅卡瓦寫道：“因爲人利用詞，因爲當人與他人說話時他要採用一些詞，所以主要地是詞形成了人底信念、人底偏見、人底理想和人底靈感。它們創造了道德氣氛和智慧氣氛，人就是在這種氣氛中生活，——簡單地說，就是創造了他的語義學的環境。”

語義派由此出發而想要予一切世界歷史的事實、歷史上的個人和文學中的人物底行爲以說明。例如，在1952年“E. T. C.”雜誌上就發表了位溫噶爾田（С. Уайнгартен）底論文對米迪亞（Медя）底行爲作語義的分析，米迪亞是希臘劇作家尤里彼德（Эврипид）底同名的悲劇中主人公。悲劇的主題是根據一個傳說的：在這個傳說中談到，科爾喜德（Колхид）國王的女兒，巫女米迪亞愛上了希臘的英雄亞森（Ясон），幫助他從她父親底統治下得到了“金羊毛”，以後就和亞森一同逃到了希臘。在那兒米迪亞同他生了兩個孩子。但是亞森遺棄了米迪亞而愛上了克林特國王底女兒，克里昂塔（Креонта）。

米迪亞爲嫉妬與復仇心所激動而殺了亞森底未婚妻及其父親，隨後也殺掉了她自己的兩個孩子。

溫噶爾田主張，米迪亞底渴望復仇不是實際原因所產生的結果，而是米迪亞墜入到如所謂“復仇”、“嫉妬”、“殺掉”等詞底催眠作用的緣故。溫噶爾田說，“在悲劇中所發生的一切，可以很好地解釋爲米迪亞底語義衝動的結果；……她對事物底評價及她的行爲都基於一種病症，而這種病症是可以在語義病底概念中來加以分析的。”米迪亞底殘酷行爲，是相應的詞對於她的影響所產生的亂混思想底結果。溫噶爾田寫道：“因此，例如‘可憐’一詞，就給予了米迪亞以恐怖；這一個詞本身上有一種魔術的作用，迫使她作出恐怖的事來。”

語義派從遠古時代一轉轉到了現代來，一致地宣稱，資本主義、獨佔者追求最高利潤的努力、對工人的剝削、國民經濟底軍事化等等，實際上是不存在的；“資本主義”、“最高利潤”、“剝削”、“經濟破產”、“貧窮化”等等，這祇是一些“有害”的詞，它們使人發生關於這種有害的事物或現象底存在底現實性的混亂的思想。

語義派這裏的議論，正如一切唯心主義者底議論一樣；在他們看來，不是現實在感覺，原理和詞之先存在，相反地，是感覺、原理等詞可以產生現實。

語義派否認自然與社會底現實存在，也否認它們固有的客觀規律性。因而他們扮演科學底死敵的角色。他們不承認科學規律是離開人底意志而發生的客觀過程的反映，抹殺了一般科學，否定了科學對於人類的必要性。

語義派在對自然與社會現象的理解上把主觀主義，意志主義在他們固有的基礎上——即對於語言的概念、詞、名詞、符號等等的空論上，發展到了極點。

語義派斷言歷史的基礎是一些無內容的象徵、語言底象徵，或如他們所謂的“象徵的過程”。哈雅卡瓦說：“無論我們把我們的眼光投向任何地方，我們都看到一種象徵的過程在活動着。象徵的過程，無論在最原始的或最文明的歷史水平上，都浸透了人類的生活。”

語義派底這一切論斷都是一種純粹的臆說。任何思想健康的人都不能夠否認，也不否認詞對於人的某種影響。但是每一個思想健康的人都知道，詞影響我們，只是由於它們所包含的內容，即由於詞反映着現實底一定的面貌。詞本身絕對不意味着任何什麼東西。

語義派底臆說，把勞動人民底注意從對於恰好表現了現代資本主義底本質的目前的混亂，紛爭，社會的動盪及戰爭等事實底真正原因底理解，引向關於詞的空洞的爭論方面去。語義派的諾爾茲(Hops)說，“新的科學(語義派這樣稱呼自己的哲學——著者)說明，人類一切現實生活底災難，即使不是主要地、也是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人們不能互相了解的結果。”他繼續說道，“並且這種科學主張，藉交際工具底改善，如果說不能一下子、也可以比較迅速地把災難治好。”這種交際工具，就是語言。語義派的熱烈分子柯日布斯基宣稱，在人們的個人生活上語言的毛病，“可以引起內部病理的紛亂，在私人生活上，它們會引起家庭的混亂及不滿，因而引起神經失調，在社會生活上它們會引起政治的內鬨或革命……在國際關係上，它們會引起彼此的誤解、相互猜忌、不能達成協議、戰爭、世界戰爭、商業戰爭等等。”

真正的語言科學，不否認各種社會集團能影響語言，能把自己的特別的詞和表達形式納入語言。這些集團底代表者，對於某些詞和語句各有不同的理解。但是不能因此就作出結論說，對於某些詞和語句的不同理解，就能對於一種全民族的語言有什麼嚴重的意義。正如語言科學所指出的，一定社會集團底代表所專用的特別的詞和語句，以及對於同一個詞的不同理解，是很少的——與全部的語言資料間的比例數，大約是百分之一左右。一切其餘的詞和語句及其理解，對於社會底一切成員都是一樣的。除此而外，一切詞和語句，都是毫無例外地服從於一個統一的民族共同語言底語法規律。這一切事實就充分駁倒了語義派的臆說，即駁倒了主張在一個社會中對於詞和語句存着各種不同理解和在詞底理解上的虛構的差別就是社會紛亂和動盪底主要原因等等的臆說。

歷史和真正的唯物主義語言學證明了，和語義派虛構的謊言相反，無論在什麼時候，無論在那一個歷史時期，語言都不曾是歷史衝突、戰爭和革命底原因。語言曾經是並且永遠是人類交際底有力工具。沒有語言作為人與人間交際和交流思想的手段，則人底勞動活動和社會生活，都是不可能的。

語義派關於詞的魔力的議論，即詞好像能夠指導社會生活，是社會發展的組織力量或敗壞力量的論斷，不外是恢復原始人關於詞的幼稚淺陋觀念的唯心主義的謊言。按照這種觀念，詞具有一種魔術般的思想，能夠影響人們底命運。

關於野蠻人對於詞的力量的信仰，許多學者旅行家都曾提出佐證。英國學者弗列載爾(Дж. Фрэзер)這樣寫道：

“當新不列顛的蘇爾加(Сула)部落的土人接近其敵人即屬於哈克鐵也夫(Гактеев)部落的土人底領土時，他們都謹慎地遵守着一種不提他們的姓名的規矩；他們相信，否則敵人就能襲擊和殺掉他們。這時他們把敵人哈克鐵也夫稱為拉普席克(Ляпчик)，這個詞的意思是“腐朽的樹幹”。他們想像着，這樣來稱呼敵人就可以使敵人的手足像樹樁那樣地不靈活，……。他們預想着祇說出表示某種疾病或傷害的詞就可以以致病的方式在一定距離內使遠遠的敵人受到這種傷害。”

美英帝國主義者——語義派的主子——御用的現代的奴僕們，不就是像原始人那樣思攷問題嗎？原始人對於詞底萬能力量的信仰，就是語義派的哲學思想底基礎和他們對現代資本主義的“改良”計劃底基礎。

語義派努力欺騙勞動人民，主張如果停止使用“資本主義”這一為廣大羣衆所憎恨的詞，而用其他的詞來代替，則可以把資本主義制度從它本身所存在的矛盾中解救出來，勞動人民就會停止憎恨資本主義並不再感受到資本主義的壓迫。大批的語義派已經在許多年前就已在這個“問題”上絞盡腦汁了。

1951年用百萬富翁底錢印行了一千萬份的“本週雜誌”宣稱，

“要爲資本主義起一個新的名稱”。該雜誌這樣來解釋資本主義新名稱底必要性：“祇要更換一個詞就可以幫助改變歷史的過程……。這個詞就是資本主義。”該雜誌提議把資本主義叫做“經濟的民主主義”、“工業的民主主義”、“分配主義”、“互助主義”、“生產主義”等等。

1952年末，在美國刊行的一種最大的文學雜誌“星期六文學評論”底某號中發表了屬於洛克菲勒財閥集團的“埃沃索標準煤油公司”經理布郎(C. Браун)底題爲“商業底新哲學”的一篇論文。作者在這篇論文中，企圖利用語義派的方法來證明，“資本主義”這個名詞，應用於現代美國，早已陳舊，而應當代之以其他名詞了。如此，則資本主義就會不再是資本主義，而變爲另一種東西，比如說，基督教社會主義了。

語義派把自己同保衛美國法西斯主義，同美國財政資本底公開的、最無恥的、恐怖主義的獨裁不可分割地聯系在一起。語義派掩蔽着美國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底法西斯化，勸告一般人首先從“法西斯”這個詞底暴虐下解放出來，然後，按他們的主張，就可以消除在法西斯統治下的恐怖，或者更確實一點說，就可以消除人們對於法西斯主義實際存在的天真的信賴。

並非偶然的是，帝國主義國家的許多官方代表，利用語義派底論據來保衛他們的反動立場。因此，美國和英國的代表在聯合國中就以法西斯主義這個詞底意義好像是不確定的、因而各種不同的人就賦給它以各種不同的意義爲理由、來反對蘇聯必須和法西斯主義作鬥爭的提議。美英外交官們關於法西斯這個詞底意義之不確定的辭令，是在掩飾着法西斯主義生長與復活的過程。

正是這同一些美英帝國主義者，企圖想要用各種詭辯和搬弄詞句來模糊侵略這個概念：他們把美國侵略底犧牲者稱爲侵略者，而把自己則企圖說成一種無惡意的溫順柔和的人。

例如美帝國主義者發動了侵略朝鮮人民的戰爭後，就在聯合國中強制通過決議，該決議宣稱侵略者不是美帝國主義者，而……是朝

鮮人民。

美國外交家們，爲了想要模糊侵略底概念，在聯合國“證明”了，不祇一個國家對於另一個國家的侵略是侵略而且階級鬥爭，國內戰爭等等也是侵略。

就是這樣，美帝國主義者想要無限地擴張侵略概念，以閹割其真正的內容。

第二次世界保衛和平大會在其致聯合國書中着重指出，必須粉碎侵略者想模糊侵略概念的企圖，並且說，“一個國家不論以什麼藉口首先對其他國家施用武力進犯的行動就是侵略”。⁽¹⁾

語義派爲了要從一切社會矛盾、紛亂和戰爭中解救出來就提議實行語言改革和改變詞的使用法。他們號召要與“不良語言”作鬥爭，再正確點說，就是要與現代各民族語言作鬥爭。

由此看來，語義派是以臭名昭著的世界主義者和蔑視民族自主與獨立的權利和意志的同化主義者的角色出現的。所以語義派的格利克斯柏爾格宣稱，在現實的情況下，各種民族語，在人與人的關係上，變成一種障礙，比變成幫助還要來得快。因此，語義派要求廢除民族語言，並要求建立全世界各民族的統一的語言。美國語義派的式特勞斯(Штраус)聲稱，大腦機械論——一種旨在用代人說話和思維的機器來代替各種現代語言的偽科學——的世紀到來了。大腦機械論者溫乃爾(Винер)聲明他發明了一種數學語言和思維機器，這些東西應當能夠使人類不再有思維和說話的必要了。

關於用來代替活人“說話”和“思維”的機器的問題，在美國及其他某些資本主義國家，已經創造了充分廣泛的“文獻”。許多資產階級雜誌底篇幅充滿了各種有“名的”或無名的偽學者底論文，在這些論文中，他們以本來可以更好地用於別種工作上的熱誠，來證明他們所發明的“思維”機器，可以像晴雨計預告天氣一樣地預言人民生活底歷史進程。他們將這些機器與人比較以後就斷定，人底價值比機器底價值低，人是智力落後的生物。也就是這同一個溫乃爾，在發展

⁽¹⁾ 引自“真理報”，1950年11月23日號。

這些有害的反人類的思想時，大聲疾呼地宣稱，“說話”和“知覺”的機器，在很快的時間內就可以使得不需要利用人類，人類大多數都要被轉變成為活機器。無所顧忌的世界主義者把各民族國家底最近的將來想像為這樣：所有的人們都被降低到祇是說話的機器，而受一小撮安格魯撒克遜族底高級代表底統治。按大腦機械論者底主子底幻想，在這樣的社會中，不可能有勞動人民對資本主義剝削的抗議。爲了統治階級，將有一些拙笨的無聲音的“思維”機器或機器人在工作着。

不難看到，主張不用人參加也能組織生產的所謂技術統治論者（Технократ）的反動的烏托邦主義，就是這種敵視人類的謬論底基礎。他們提出了能夠祇用技術方法創造能思維和能說話的生命的反科學的思想。這樣的思想，祇能供人笑談和蔑視。著名小說“海外軒渠錄”底作者、英國人綏福特（Джонатан Свифт）在前世紀就曾諷刺地嘲笑過現代大腦機械論者底中世紀的先驅者，這些人曾畢生熱心從事於創造一種機器，藉此種機器，“學識最淺陋的人，籌措少許用費，消耗一點體力，就能夠寫出哲學、詩、政治、法律、數學、神學等等的書籍，完全不用博學和天才。”

語義派強迫人民接受這樣一種思想：將來一切語言要同化於英語，一切民族要同化於“安格魯撒克遜民族盟邦”，即要使世界上的一切民族隸屬於英美的世界統治，認爲這是必要的而且是必然的。語義派的奧格金爲了“迫使每一個人都用英語說話，而研究了‘袖珍’英語草案，即‘基礎英語’。這是用適用於最簡單的會話的少數的詞構成的。但是奧格金現在還不滿足於他“所已達到的結果。”他以繼續進一步縮小語言底緩和劑的詞數的“工作”而自豪。他努力違反事實想證明，這一發展不是以豐富語言的詞彙，而相反地是以把語言底詞彙縮減到極少數爲特性的。

真是一些徒勞無益的嘗試！人類的整個的歷史實踐和現代科學確鑿地證明了：隨着工業、農業、商業、運輸、科學與文學底不斷生長，語言也在不斷地以新詞進行着補充，詞彙不斷地擴充。與社會發展

同時，也產生了概念數目不斷增加的過程，相應地詞底數量也增加了，因為思維不是不用語言，而是在語言底外衣中發展的。否認這一切，就是違反歷史，違反科學。

語義派鼓吹以所謂高等民族底語言來同化和吞沒一切語言的政策，企圖證明英語對其他一切語言的優越性及其妄自以世界語言自居的權利。這些反科學反人民的企圖，已為語言學的知識和歷史的事實所粉碎了；它們證明，一切民族語言，同樣都能夠表達人們最複雜的思想和最細緻的感情；一切民族語言都具有極大的穩定性並對於一切強迫同化有巨大的抵抗力。

斯大林在“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一書中，曾指出巴爾幹語言對於土耳其人的同化企圖的抵抗，作為語言穩定性的例子：土耳其人在統治巴爾幹的時期，曾努力損毀、破壞和消滅巴爾幹各民族底語言。但土耳其的征服者在佔領巴爾幹的數百年間所作到的，祇是以大量的土耳其的詞和表達語充實了巴爾幹的各種語言。而一切巴爾幹的語言，都是這一個鬥爭的勝利者。其所以致此的原因，乃在於巴爾幹語言底基本詞彙及語法構造，基本上是保存着的。

上述的例子證明：民族的語言，不可能按照人們底願望或奇思妙想而被代替，更不可能被消滅；也證明了美國和英國的語義派底一切同化的意圖都將遭受徹底的失敗。

語言是在其規律底基礎上發展的，這種規律是語言作為社會現象所固有的。這些規律是不可以廢棄或改造和不可以忽視的；也不可能憑主觀的橫暴而廢棄一些語言，使另一些語言成為對其他一切語言底統治者。如果語言沒有自己的客觀規律，如果人們能夠按照自己的願望予語言以深刻的變化，消滅一種語言而創造另一種語言，則語言會失掉其作為交流思想的工具的根本意義，並且會中止其作為社會現象的存在。這就是為什麼說語義派要廢棄各種民族語言而代之以一種統一的世界語言的反動企圖，祇不過是一種徒勞無益的嘗試。

但是這並不是說，人類社會在原則上反對用一種世界語言作為

一切國家的人民之間交流思想的手段。祇有在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世界語言才能夠發生和將實際產生，並且這不是一下子就會產生的，也不是用一些由上而下的命令，即不是由於強迫使一種語言作為其他語言底統治者而產生的。在民族的和殖民地的壓迫、掠奪，一個民族對另一個民族的猜忌等等的資本主義制度下，創造世界語言，是絕對不可能的。語義派所鼓吹的語言的同化，是反動透頂的；它所追求的目的，是在於為美英帝國主義掃清世界統治的道路。這個政策，在遭遇着世界人民底不妥協的憎恨和抵抗。

語義派在熱心地幫助着製造現代帝國主義底偽善詞彙，在這些詞彙中，如喬治烏-德治(Г. Г. Георгиу-Дем)所說的，“掠奪搦上了‘幫助’這個無罪的名字，殖民剝削被叫做‘文明開化’，而強迫政策和公開的侵略就是‘和平互助’和‘防禦措施’。”

語義派把新的世界戰爭底宣傳叫做“某些人對於國際政治問題的意見自由底表示”。帝國主義者把美國壟斷資本家與德國復仇主義者在歐洲中部所組成的侵略軍偽稱為“歐洲共同防禦集團”，而美國驕武主義者在其他國家領土上所建立的明顯地具有侵略目的的軍事基地，却叫做“集體安全手段”等等。

語義派捏造和使用丁種種新的字眼，以掩蓋一些十分精確並且在人民中廣泛傳播的舊詞及其表現在這些詞裏面的、對於現代人類具有活生生的重要意義的概念底本質和意義。例如“民族獨立”、“正常的世界貿易”、“努力和平”等等這樣的詞和概念，語義派及現代一切美國報紙都故意地用一個不可解的化名“中立主義”來加於其上。美國的反動派毫不遲疑地對一切參加保衛和平與保衛其他民族獨立的正直的美國人都指責為中立主義者；對這個名詞，他們可以賦予任何隨意的含義。用這種騙子的方法，美國反動派獲得了摧殘進步的美國人士的新的法律根據。在反對任何人也不知道是什麼的中立主義的方式之下，就便於把不利於美國反動派的、一切為和平、民族獨立和社會正義而鬥爭的正直的人們逮捕起來，投入監獄和處以高額罰金。

語義派底反動思想——現代主觀唯心主義底一種最流行的變種——美帝國主義者手中的一種毒辣的武器，就是這樣的。

語義派哲學底反動本質

美國、英國及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現代唯心主義哲學是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底毒辣武器。這種哲學在它自己的陣營內製造着各種意見、哲學派別、學派及觀點上的鬥爭底外觀，而事實上是在一個統一戰線上來反對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一種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對科學的認識的仇視，把反動唯心論的一切大小學派都糾合在一起了。

稱爲語義論哲學或語義學的那種哲學，是資本主義制度沒落與瓦解時期特有的目前的主觀唯心主義底最流行的流派之一。這一主觀唯心主義底變種是從古代希臘語 *Senantikos*——（即“表……之意”）一詞得到它的名稱的。不要把資產階級唯心主義哲學底這個流行學派和構成語言學底一部分的語義學混淆起來，後者是研究詞和語句底意思方面，是語言學底一個重要部分。語義論哲學底使命就是要用一切詭計來曲解科學概念，使哲學的，政治經濟學的，法律的，道德的根本問題混亂起來，而予和平，民主和社會主義底敵人以積極的幫助，要“證明”資本主義底永久性，引導羣衆離開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所以語義論哲學在美國得到最廣泛的傳播，不是偶然的，因爲這個國家的統治集團正在實行着反動的對內和對外政策。在美國發行了一種語義派底國際組織的雜誌“E. T. C.”（意爲“等等”）。用這個雜誌底創辦人底話來說，這一奇怪的名稱是爲了着重指出人類言語底意義底不確定性，但事實上他們是想用這一古怪的名稱來掩蔽這個雜誌底反動的政治傾向，來更多地吸引讀者到他們這方面來。語義論底流毒在現代反動的資產階級思想意識底各個領域中已經根深蒂固。它已滲透了科學、藝術、法律、道德與美學。語義派底主要代表卡爾納普、理查茲、科日布斯基、奧格金、哈雅卡瓦、切斯、莫利斯

等，都是與“邏輯實證論”這樣的現代主觀唯心主義底變種有着緊密聯系的，後者把哲學底課題縮減成爲對去掉了任何意義，因而也就去掉了任何客觀內容的術語和句法底分析。

語義派也和“邏輯實證論者”一樣在哲學上鼓吹同樣的形式主義。跟後者比較起來，語義派底特色祇在於如下的一點，即“邏輯實證論”祇分析語言底形式的構造，語義派則想要也討論詞底意義；但按照他們的看法，詞歸根結蒂是沒有任何現實的意思和意義的。

一. 語義論是現代主觀唯心主義底變種

語義論的哲學也如許多其他的資產階級哲學派別一樣自以爲在哲學上佔有特殊的地位。語義派企圖把他們的“學說”當做“克服”哲學上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間的對立的第三條的好像是中立的路線。但是這種欺騙的企圖，早已爲列寧所揭穿了。列寧指出，在全部歷史過程中，直到現在，都曾進行過和正在進行着哲學底兩個基本陣營，即列寧所說的哲學底兩個黨派的緊張殘酷的鬥爭，即反映着社會階級和黨派鬥爭的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鬥爭。想“退出”這兩個真正的哲學派別的而自居於它們“之上”的企圖，列寧曾稱之爲“調和論的欺騙”。

按照語義派底觀點，正如按照其他實證論者底觀點一樣，哲學底根本問題即物質和精神什麼是第一性的問題，是對於“實證哲學”沒有意義的“形而上學的”問題；而關於這一問題的爭論，就是關於沒有意義的詞的爭論。按艾爾底意見，根本就沒有關於精神與物質的關係的哲學問題，而祇有關於表示各種邏輯構造的一些符號底定義的語言學的問題。卡爾納普宣稱，關於物理世界底真實性的命題，正如它的唯心主義的反命題一樣是應當作爲沒有意義的東西被否定的。卡爾納普說，“我們不主張也不否認這些原理，我們拒絕了這一整個的問題。”

語義派忽視了反映着客觀現實的概念是用詞來表示的這一事

實。他們否認，在語句中的詞底結合中，表現着概念間的聯系，這些聯系反映着各種現實對象及現象間的實際聯系。

語義派努力要從語言的領域中除去一切關於現實世界的，甚至是使人遠遠地想到現實世界的東西。例如懷特黑就號召哲學家們不要用名詞、形容詞和動詞，因為這些詞類是表示實際存在着的事物，現象及其相互間的關係的。他在他的“過程與現實”一書中建議利用他所創造的一種特別的範疇來代替名詞、形容詞和動詞。這些範疇（共計有45個左右）底用處在於使語言，因而也使思維脫離開客觀現實，從詞中丟掉其實際的內容和含義，用虛構的語言來代替在歷史上逐漸形成了的真正的語言。

語義派雜誌“E. T. C.”底總編輯哈雅卡瓦附和着懷特黑的主張，把物質世界縮減為主觀的經驗，把自然與社會生活底客觀法則稱之為沒有任何客觀內容的“空洞抽氣底炫示”。

拋開哲學底根本問題或把它歸結為沒有現實內容的關於詞的問題，關於名稱，術語，符號等等的問題，語義派就宣稱說“從語義論的觀點看來，哲學上一切傳統的問題，都是沒有意思的。”因而，例如物質，空間，時間等，語義派相信這都是一些陳舊的概念。語義派在對時間、空間及其他物質存在底客觀形式底現實性的斷然否定上，步上了貝克萊、休謨、康德、馬赫主義者及其他主觀唯心主義者底後塵。

語義派相信哲學術語並不代表任何客觀內容。語義派主張，藉助於這些術語和詞，一般地祇能談到詞，而不能談到如唯物主義者所謂的這些詞所代表的東西即客觀的現實。

語義派恢復了舊的，早已為列寧所揭穿了的，馬赫主義的“思維經濟”原理，按照這一原理，為了思維底經濟，應當不去思維現實世界而去思維思維本身，或者去思維感覺、表象等等。語義派在這一問題上的“新創造”，就是把一切現實解消在詞裏；這一種駭人聽聞的詞底神祕論，在過去甚至最極端的唯心主義者也還沒有談到過。語義論“思維經濟”底結果就是這樣。

列寧在他的“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一著中指出，唯心主義者關

於“思維經濟”的爭論都是爲了追求一個目的——即顛覆唯物主義和鞏固唯心主義。列寧指示說，問題不在於人思維得“經濟”或“不經濟”，而在於他在他的意識中對現實反映得正確不正確。列寧寫道，“人底思維在正確地反映客觀真理時，它才是‘經濟的’，而這個正確性底標準是實踐、實驗、工業。”⁽¹⁾

那末語義唯心主義底認識論底根源究竟在那裏呢？語義派首先是托庇於思維與語言兩者雖然是直接聯系的、但也是彼此不同的這一實在的事實。例如同一概念在不同的語言中可以用不同的聲音的複合，即各種詞來表示。語義派“誇張”並絕對化了言語與思維不是等同的這一無可爭論的原理。他們把事實描寫成好像語言是離開思維而獨立的。同時他們又使思維離開物質，離開客觀的世界。語義派就以這種方法把言語變成了沒有內容底詞底複合體。但這是胡說八道。在每一種語言中詞與語句都是按該種語言底規律造成的，而且經常是表示着一定的概念。正如沒有無語言的思維一樣，也沒有無思維的語言。語言就是人們間交際的工具，就是思維所由產生和存在的物質基礎。馬克思寫道，語言是“思維底直接現實”。而思維則是客觀世界，物質及存在底反映。

詞不是以其聲音的複合體或以其寫法（在不同的語言中有不同的寫法），而是以思維的內容即詞所表現的概念來反映客觀世界底對象和現象的。語義派却使詞脫離概念，把它變成一種獨立的東西，賦予它一種神秘的力量，並宣稱實在爲詞所規定的。語義派在這裏是利用以下各點作他們投機的根據，即：（1）語言在社會生活上有巨大的作用；（2）語言是與人在一切物質領域與精神領域中的活動聯系着的；（3）社會沒有語言就不能存在。他們否認語言及其發展規律祇有在與社會歷史的聯系上才可以理解的事實。語義派不僅使語言脫離了社會底現實歷史，而且認爲社會歷史本身也是取決於語言的；按他們的意見，語言在其發展上是服從任何規律的。語義派由此得出結論說，一切種類的社會混亂，都是由於語言中的“雜亂無章”而產

⁽¹⁾ “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198頁。

生的，而因為（按他們的主張）詞祇是一種沒有客觀內容的約定俗成的記號；故為了消除社會的混亂，據說，祇要在詞的問題上大家取得協議就夠了。

這些語義論的夢囈，正在為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的對歪曲真理，掩飾現實真相和曲解現實發展底客觀規律最感興趣的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服務。

語義派否認着語言與思維的不可分割的聯系而以極端懷疑論、不可知論和詭辯論底鼓吹者的姿態出現。世界被他們想像成為主觀“經驗”的複合體，歸根結蒂也就是詞和符號的複合體，因而世界是我們所不認識的，而它的現象也是不可以用現存語言中的詞來表示的。按語義派的主張，表現着最普遍的概念——即哲學的、經濟學的、美學的及倫理學的範疇——的詞，是祇能歪曲思維而不能表現思維的。

語義派是重彈了古代懷疑論者與不可知論者（比隆、Пиррон 等的）的舊調，後者認為人即使能夠認識什麼東西，他也絕對不能夠用語言來表現他的思維。而現代語義派底不可知論則同時還有一些特徵使他們不同於以往的不可知論，首先是不同於休謨和康德底不可知論。如所週知，康德承認有“物自體”底存在，即在我們的意識外的“物自體”底存在，同時主張我們不知道事物自己本身如何，而“祇”知道“事物底現象，即事物作用於我們的感覺而在我們之中產生出來的表象”。新康德派、馬赫主義者、“邏輯實證論者”、語義派以及其他的主觀唯心主義的資產階級反動哲學底代表們，乃更進一步宣稱說，任何“物自體”都是根本不存在的，世界就是思維底產物，感覺及表象的複合體。

語義派一面攻擊唯物主義的哲學與科學，一面向普遍的概念進攻。切斯寫道：“當人們談到具體事物時，他們是容易得到同意的。但是當人們使用‘華爾街’、‘官僚’、‘勞動’、‘老闆’等抽象的術語時，他們就可能遇到嚴重的困難。”

語義派不認為普遍的概念是思維長期發展與巨大成功底結果，而認為它是混亂底巨大源泉和一切人底災難及惡毒底根源。按語義

派底觀點，普遍的概念，會使人離開活生生的感性經驗而走向空想的和虛構的世界，以致阻礙人們底相互理解，在人們中產生種種的雜亂和糾紛。語義派的格利克斯柏爾格（Гликсберг）寫道，如“金錢”、“共產主義”、“民主”、“自由”、“成功”等這樣的概念，祇是一些意義模糊的、符號式的抽象名詞，一些我們在企圖理解“現實世界”時所用的“記分籌碼”。語義派想剝奪普遍概念底一切認識上的意義，把它從自然科學中及從關於社會等等的科學中驅逐出去。在這方面，他們是繼承了主觀唯心主義者貝克萊及馬赫主義者底傳統，後者乃是重複和加深了反對普遍概念的中世唯名論者底錯誤；貝克萊與馬赫主義者，如所週知，是否認物質底普遍概念而把物質歸結成爲主體底感覺複合體的。語義派以語言底“不完善”作口實“論證了”普遍概念底否定。卡爾納普主張，科學利用普遍概念這一事實“祇是由於詞的語言底不完善的緣故”。

語義派建議科學不用普遍概念，事實上就是要根本取消思維和意識。

科學底歷史說明，普遍概念底產生是人類歷史長期發展的結果，也是在現實底認識即社會及自然底認識中的巨大成功底證明。人類用科學的概念概括了他們在研究世界時所得結果拋棄了非本質的，偶然的東西，而鞏固了本質的，主要的，必要的和規律性的東西。這樣，例如自古以來唯心主義者所反對的，關於物質的概念，就是一種概括，在這種概括中我們按照事物底普遍性把握了感性上感知了的各種事物底多樣性；多種多樣的事物和現象即物質運動底各種形式底普遍性，即在於物質是在人底意識以外且離開人底意識而獨立的客觀現實。

列寧指出：“物質底抽象，自然底法則、價值等等底抽象，總之一切科學的（即正確的、嚴格的、不妄誕的）抽象，都是更深刻地，更可信地，更完全地反映自然的。”⁽¹⁾

思維過程是在語言的基礎上完全的。認識活動底成功，反映在

⁽¹⁾ 列寧：“哲學筆記”，1947年，俄文版，146頁。

語言底改變上，反映在更普遍、更抽象的概念底產生上，同時也反映在表現這些概念的詞底產生上，這些概念不是表示某一個單獨的事物，某一個單獨的現象，而是表示存在於許多物體和現象中的最普遍的特性的。例如原始民族沒有表示樹木本身的一個普遍的詞，但有許多表示一定的單一的樹木的詞。表示普遍概念的詞底創造，就反映着認識及思維底發展過程，同時也反映着語言發展的過程。

語義派不願意承認思維與語言發展的歷史的事實。他們把普遍概念稱為沒有客觀內容和意義的東西。例如斯秋瓦特·切斯在他的“詞底暴虐”一書中主張，“正義”、“民主”、“法西斯”、“資本主義”及其他許多的概念，都不包含有任何真正的內容，也不符合於它們以外的任何什麼東西。按切斯底意見，是人企圖把這一切概念加以“客觀化”，這樣就墜入了關於正義、民主、法西斯、資本主義等底客觀存在的錯覺之中。他諷刺地說，但是“最大倍數的顯微鏡也不能夠發現這些東西。”切斯宣稱，“過激派憎恨資本主義，但是這樣的猛獸般的東西是不存在的。他們什麼也憎恨不着。這好像是他們憎恨惡魔一樣。”“資本是一個詞……它在任何時候也不能產生什麼，任何時候也不能消費什麼，任何時候也不需要什麼。不信你請試把資本“拍一張像片來看看”。切斯就這樣輕描淡寫地“推翻”了資本底存在。當然，資本不是什麼可以拍照或用手來摸一摸的東西。但是在這個普遍概念中，表現了一種完全實在的現實。就像馬克思所指出的一樣，資本雖然是藉事物表現出來的，但它不是一件物件；它是資產階級社會裏面那種存在於僱傭勞動者與資本家之間的社會生產關係底表現。如殘酷的剝削、勞動者底破產與貧困、失業、危機、對立階級底鬥爭等這樣一些實際上感覺到的現象，就證明了在資本主義國家裏這些關係底客觀存在。無論切斯怎樣諷刺，無論他怎樣想要把“資本”這一個詞從人們底使用範圍中趕走，他都掩蓋不了那腐蝕着資本主義社會的客觀的對抗性矛盾。

語義派認為在物質世界的對象與現象中沒有普遍性的東西；沒有以概括、邏輯的總結及規律的形式為科學所反映的現實底規律性。

語義派否認普遍概念，同時也否認對於世界及其規律的認識，特別是對於那些不可避免地會使資本主義走向死亡的客觀規律的認識。切斯奚落着“資本”這個普遍概念，把這個概念祇歸結成爲一個空洞的聲音，要清算掉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他因而努力要在思想上解除那些對那種容許資本家壓迫工人的現存的制度作鬥爭，即對資本主義制度作鬥爭的勞動人民的武裝。

語義派所用來冒充哲學底最後定論的這些誇誇其談，不外是重唱了由貝克萊、休謨、康德和馬赫主義者等底理論所構成的主觀唯心主義混合物的濫調。他們的目的就是要消滅在進步人類手中成爲認識世界和革命地改造世界的強大武器的科學。

二、關於無思維的語言與無語言的思維的語義論謬說

語言脫離思維，和思維脫離現實，這是語義唯心主義底特點。語義派主張，詞並不表示關於事物的和關於現實世界對象的思想。某些語義派的人認爲詞祇有在被讀出的霎那間獲得某種意思（但也是主觀的），過了這一霎那，詞底意思就失掉了。另一些語義派的人又主張，詞祇是因爲它產生了思想，所以才與這些思想及其內容有近親的關係。

語義派把現實忘在九霄雲外，使思維脫離客觀世界，然後宣稱，語言“與其說是交際底幫助者，毋寧說是交際底障礙物，是傾向於反對和諧的友好與相互理解的一種障礙物（格利克斯柏爾格）。”語義派認爲語言是由意思很不確定的或根本沒有任何意思的詞所構成的。哈雅卡瓦說，“作爲人，我們祇要自己願意，絕對可以自由生產和操縱任何的‘值’把任何的值賦予我們的符號。”他主張說，人們在自己的行動上常常不是根據意思而是根據詞，他們在詞中寄托了完全不同的意思，並賦予詞以任意的意義。切斯相信，“在我們的時代，很少人對於‘資本主義’一詞有相同的所指（即用詞標示出來的客體

——本文作者)，因此對這一問題的大多數的爭論都是沒有意義的。”

科學的事實徹底推翻了唯心主義者底這一切謬誤思想，而肯定了辯證唯物主義關於語言與思維的直接聯系原理底真實性。例如語義派忽視了這樣一種顯著的事實，即雖然在各種語言中有種種句法構造底不同，但在這些構造中却有許多與一切民族所共有的邏輯思維底普遍性相聯系的、一般的東西。但語義派那裏還談得上科學？

在很久以前的時代，資產階級還是一個進步的階級，與阻礙社會發展的封建秩序作鬥爭，那時候，他們的思想家雖然還有其不徹底性，階級的狹隘性和局限性；雖然他們中還有許多人傾向於唯心主義，但是他們畢竟還教導說，思維與語言相互間是有聯系的；詞不是空虛的聲音，而是“物質底名稱”。如十七世紀英國唯物主義者霍布斯所說的那樣。資本主義愈顯出其不可救藥的潰瘍，它的內部不可調和的矛盾愈是尖銳化，則資產階級對於客觀地反映現實，反映那使資本主義趨於死亡的發展規律這件事就愈喪失了一切興趣。資產階級成了真正的科學和進步底死敵以後，就拋棄了代表這個階級在興盛時期的利益的哲學學說所含有的一切積極性的東西。

馬克思主義哲學無論在語言和思維底發生與發展過程中或在其機能化的過程中都發現了兩者間不可分離的聯系。馬克思和恩格斯指示說，“語言是與意識同樣古老的；語言一開始就是實踐的，為別人而存在時也才為我自己而存在的現實的意識，並且也和意識一樣，祇是由於需要，由於與他人交際上的經常需要而產生的。”⁽¹⁾

還在人類祇是剛剛離開動物狀態，開始從事生產的時候，他們就有了彼此交談的必要。這種需要就使得在人身上逐漸發生了言語器官，即猿類的不發達的喉嚨變成了人類的喉嚨；人類漸漸學會了發分節的聲音。同時在人類底共同勞動過程中也產生了人類底思維。在語言發展上每前進一步，在思維發展上同時也前進一步。無論思維或語言，都從不曾也不會自己形成一個特別的王國，它們都是現實生

(1) “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第四卷，俄文版，20—21 頁。

活底表現。

杜林主張誰能祇用語言來進行思維，誰就是還沒有體驗到什麼是真正的思維；恩格斯俏皮地批評他說，如果杜林是對的，則動物就是最道地的思想家了，因為動物底“思維”從未為糾纏不清的混亂的言語所模糊。正是語言才為人類提供了建立科學概念的可能，這些科學概念可以反映現實對象和現象底最普遍的本質的特徵。現代語義派沒有使杜林專美於前。語義派的發以夫(Файф)就在為創造沒有詞和聲音的語言，為創造無線電波語言等等而鬥爭。

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深刻地全面地揭發了語言與思維間的直接聯系，而給予了語義論的唯心主義以毀滅性的打擊。斯大林推翻了馬爾使思維與語言脫離的反馬克思主義的學說，強調地指出思維之在人腦中產生，不是以赤裸裸的形式產生，而是在語言物質的基礎上，在語言的語和句的基礎上，在語言的外衣中產生的。“完全沒有語言的材料和完全沒有語言的‘自然物質’的赤裸裸的思想，是不存在的。”⁽¹⁾

隨着人類之彼此交談和在實踐活動中的思想交流需要底增加，也發展了語言，即豐富了它的詞彙，改善了它的文法形式。

那些證明語言與思維有不可分的關係，證明它們是在社會生產實踐的過程中同時發展的事實，都被語義派斷然加以否認，語義派不是以科學為其追求的目的，而是以替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底利益服務為其目的的。

美國和英國的語義派奉迎着他們的主子華爾街的大財閥們，特別殘酷地攻擊着馬克思主義關於語言底社會性的原理。他們把語言歸結為純粹生物學的因素，即歸結為有機體反應底總和，歸結為像呼吸等等那樣的一種生理學的過程。他們就用這種方式，把極端的主觀主義態度與庸俗的生理主義結合起來。後者正是與現代美國偽心理學變種行為主義有連帶關係的；按行為主義，言語不外是活的有機體喉嚨的反射與其他的身體運動之間的聯系底表現，這無論在人或

(1) 斯大林：“論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38—39頁。

動物都是一樣。語義派不但不像真正的科學那樣，去從社會生活條件中，從人類交流思想的需要中找出語言的根據，反而與現代的反動心理學家及生物學家一致地，也與在美國廣泛流行的如實用主義這樣的資產階級的哲學學派一致地證明語言是用來使一個機體底行為與另一機體底行為相適應的，而絕不是用於交流思想的工具。

上述的哈雅卡瓦和切斯發表的意見，就是這一方面的例證。哈雅卡瓦在其“在思維與行動中的語言”一著中主張，“社會、動物和人都可以看做是一些巨大的協調的神經系統。”哈雅卡瓦把人類及人類社會與動物等同起來，而否認在人的語言與動物界的符號之間有原則的和性質上的差別。哈雅卡瓦相信這兩者間的差別，祇是量的和非本質的差別。他寫道：“在動物祇能利用有限的幾種鳴聲時，人類就應用着含糊語，口嘯，咕嚕聲，咯咯聲，咕咕聲——總之，即被稱為語言的一些聲音底一種極其複雜的系統，藉助於這種系統，人類就能把自己的神經系統中發生的東西表示出來和傳達給別人。”

結果人底言語就和牛底哞哞聲，羊底咩咩聲和貓底喵喵聲等是一樣的東西了！這就是語義派底“啓示”，這就是他們的哲學底“成就”。在這些“啓示”中有如下的官方目的：即要把人類降低到動物水平來證明美英帝國主義者所持有的對人類的態度是正常的，帝國主義者是把人當做砲灰，當做搾取最高利潤的手段的。語義派用其特有的一套方法幫助五角大樓的好戰分子組織殺人隊伍，準備着恭順地執行其主子底命令而不去追問這些命令底內容和意義。

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哲學與語言科學在與資產階級的哲學及語言學作鬥爭時指出，語言不是存在於社會之外，人類交際之外的某種獨立的東西；語言是作為社會現象而發生，按照其內部的客觀規律而發展，並反映着人類社會歷史中所完成的那些變化的。

語言之在社會生活中具有重大作用，不是因為它是如語義派所描寫的那樣離開思維，離開社會條件而獨立的一種神秘的力量，而是因為它是一種交流思想的工具，是一種把人們結合成為集體以共同從事生產和鬥爭的工具。

偉大的俄羅斯生理學家巴甫洛夫院士底學說，即他的關於神經的理論和第二信號系統的學說，對於理解語言在社會發展中的意義，對於說明那存在於人類底語言與動物底生物生理方式的信號之間的本質的差別，有絕對重要的意義。

巴甫洛夫教導說，動物祇是經由第一信號系統，即由於週圍環境的對象和現象對感官的直接影響而不用語言參加，以獲得關於現實的信號的。高等動物底心理活動，是人類思維底前史階段；人類思維是不僅在第一信號系統的基礎上而且也在第二信號系統的基礎上完成的，即藉助於語言而完成的。巴甫洛夫在“高級神經活動底生理學”一篇報告中說過，如果說反映週圍世界的感覺和表象是對於人的第一的、因而是具體的現實底信號，則言語及詞，就是第二的，“信號底信號”，後者乃是現實底抽象並可能加以概括。這也便構成了我們人類特有的思維。巴甫洛夫稱之為“人們間信號作用”的系統的這一第二信號系統，是由於人類集團中個體間交際的必要而產生的；與此信號相聯系而發展了作為生物活動底新特性的，即那種使人類行為成為自覺的和可理解的行為的思維，同時也發展了動物所沒有的，人類的抽象邏輯思維的能力。巴甫洛夫指出，“人類對於動物的最大的優越性就在於其具有藉助於詞形成普遍的概念（關於時間的概念和空間的概念）的能力。”⁽¹⁾ 人類彼此傳達經驗和一代一代地傳遞其既得的知識，因而也有了廣泛的可能。這就是人類語言與在動物中可能看到的生物的生理信號間的本質上的原則性的差別。

語義派反對這一切，而以科學底死敵的姿態出現。

三. 為帝國主義服務的語義論魔術

語義論哲學千方百計地努力於掩蔽資本主義底矛盾。想要把資本主義國家的危機，勞動人民底失業和無權說成不是由於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產生的，而是由於“語言的誤解”產生的。語義派為達到

⁽¹⁾ 巴甫洛夫：“星期三”，第一卷，1949年，俄文版，270頁。

這一目的而賦予詞以魔術的力量。他們認為“事實上是語言在規定着現實底性質”。切斯說，“抽象名詞被人格化了，以便變成燃燒着鬥爭着的現實。……如‘資本主義’，‘原理’等詞，都是在我們的頭腦中藉助於語言而創造出來，並藉助於語言而客觀化了的。”切斯以為，人們把詞當成了事物和現象，爲着詞而彼此間鬥爭起來，並以為這就是爲着事物和現象而鬥爭。

語義派宣稱，詞也形成人類底精神世界，哈雅卡瓦寫道：“並且詞，當其爲人所使用，以及在被人說出後爲人所了解時，就主要地形成了人底信念，人底偏見，人底理想和人底夢想。它們創造了道德的和思想的氣氛，人就在這種氣氛中生活——簡單地說，就是創造了他的語義學的環境。”

語義派把這一切主觀意志主義的囈語強說成是哲學智慧底最後斷言。例如他們對於種種歷史的和文學的人物行爲的分析，就可以作爲這種“智慧”底例型。在1952年“E. T. C.”雜誌第四號中載有溫噶爾田（С. Уайнгартен）一篇對尤里彼德悲劇的主人翁米迪亞（Медея）底行爲加以語義學的分析的論文。悲劇的故事是這樣的：巫女米迪亞是國王科爾喜德（Корхид）底女兒，她愛上了希臘英雄亞森（Ясон），幫助他從她父親的管轄下盜取了“金羊毛”，她和亞森逃到希臘，生了兩個孩子，後來亞森愛上克林特國王底女兒克里昂塔（Креонта），背棄了米迪亞。那時米迪亞爲嫉妬與地位的感情所激動，就殺掉了亞森底未婚妻和她的父親之後，又殺掉了她自己的兒子。

溫噶爾田是怎樣解釋米迪亞底行爲的呢？他說，米迪亞的復仇心不是由於某種完全實在的原因產生的，而是因爲米迪亞墜入了“復仇”、“嫉妬”、“殺掉”等詞底催眠作用的緣故。溫噶爾田寫道，劇中的一切事實“都最好是解釋爲米迪亞的語義論的衝動底結果。”原來米迪亞的行爲是爲由某些影響了她而產生的混亂的思想所決定的。例如溫噶爾田說，“可憐”爲米迪亞帶來了恐怖；“這一個詞本身具有魔術作用，迫使她作出恐怖的事來。”

從太古時代一轉轉到現在來，語義派就宣稱，如“資本主義”、“最高利潤”、“剝削”、“破產”、“貧窮化”等這些“有害的”詞，爲人類產生了關於相當於這些詞的事物和現象底存在底現實性的混亂的思想。他們說，事實上並沒有任何資本主義，沒有任何剝削，也沒有任何勞動人民底貧窮化。

語義派也如一切唯心論者一樣，認爲不是現實先於用詞表現的感覺、原理、概念等而存在，相反地是感覺、原理、概念等產生了現實。語義派否定了自然與社會底現實存在，同時也否定了他們所具有的客觀規律性。

語義派在他們所固有的理論基礎上，在以語言學的概念，即詞、術語、符號等所臆造的空論的基礎上，發展了他們在自然及社會現象底理解上的極端主觀主義和意志主義。語義派主張，詞和語句爲統治者，統帥或國王以命令的方式，即以種種符號及其結合的方式所公佈而在社會上得以廣泛地宣佈以後，就變成了社會發展底真正唯一的原動力。由此看來，按他們的意見、符號、語言的象徵意義或“象徵的過程”乃是歷史底基礎。

當然，任何一個思想健全的人都不會否定詞對於人的影響。但是大家都知道，這種影響不是像語義派所努力肯定的那樣的影響，而是包含在詞中的客觀內容底影響。詞是祇有在表示反映現實的思想，感情時才起作用的，如果沒有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的剝削、壓迫、貧窮、失業等等，則“共產主義煽動者”底號召，也就不會有任何效用，而語義派也就不必來作他們的論文了。

語義派底謬論把詞強說成是文明發展底主要的和唯一的源泉，把一切文明歷史都歸結爲詞底生產。這些謬論底目的是在於吸引勞動人民離開艱難、貧窮、社會動盪和戰爭等構成資本主義本質的東西底真正原因而不去過問。

語義派宣稱資本主義所產生的社會矛盾與動盪乃是詞底“不正確”使用底結果，乃是不同的人們賦予詞以完全不同的意思即詞所根本沒有的意思的結果。他們說，每一個人都按自己的意思來理解詞

和解釋詞，因而在人們間燃起了無止境的爭論，產生着尖銳的鬥爭，政治的衝突和戰爭。諾爾茲 (Нора) 說，“新科學 (語義派這樣稱呼他們的哲學，——作者) 宣稱，地球上的人類生活底一切苦難，都在很大的程度上是 (如果不說主要地是) 人類不能彼此互相理解的結果；並且主張，由於改善交際的工具……就可得到解救，其所謂交際的工具係指語言而言。’科日布斯基宣稱，語言的紛爭，在人底個人生活上“可以引起內部的病理的紛亂；在私生活上可以引起家庭裏面的混亂及不滿，因而引起神經失調；在社會生活上可以導致政治的內鬨和革命，……在國際關係上可以引起彼此的誤解，猜忌，不能達成協議，戰爭，世界戰爭，商業戰爭等等……。”

與語義派底思想相反，歷史和真正的唯物主義的語言學證明語言在一切時代都常常是，過去是，現在是，將來還是人類交際底有力工具，而決不是戰爭，革命及階級鬥爭等底原因。如果語言自己離開了它所表現的思想 (真實的或錯誤的)，把人引入迷途，產生了社會的紛亂，則它早就應該被社會作為不適用的工具而拋棄掉了。如果沒有用作交際和交流思想的工具的语言，則任何勞動活動，任何社會生活都會是不可能的。至於語義派關於詞底魔力的說法，即認為詞好像能支配社會生活，好像是組成或瓦解社會發展的力量的一些議論，不外是一種唯心論的妄想，企圖恢復原始時代人類關於詞的幼稚淺陋的觀念。按照這些觀念，詞是具有能夠支配人底命運，使人致病，使人痊愈，使人死亡以及使人幸福等特別的魔術的意思和意義的。

“當新布列頓的蘇爾加 (Сулга) 部落的土人挨近其敵人即屬於哈克鐵也夫 (Гоктеев) 部落的土人的領土時，他們都謹慎地遵守着一種不提他們的姓名的規矩；他們相信否則敵人就能襲擊和殺掉他們，這時他們把敵人哈克鐵也夫稱為‘拉普席克’ (Лапчик)，這個詞底意思是‘腐朽的樹幹’。他們想像着，這樣來稱呼敵人就可以使敵人手足像樹樁那樣地不靈活……。他們預想着祇要說出表示某種疾病或傷害的詞就能夠以致病的方式在一定距離內使遠遠的敵人受到這種傷害。”

這是英國學者弗列載爾(Дж. Фрээр)關於尚在發展底原始階段的民族底詞的稚稚觀念的報導。美英帝國主義者御用的奴僕語義派,現在不正就是在鼓吹着這樣的關於詞底魔力的概念嗎?

語義派看到人民大眾對於資本主義日益增長的仇恨,企圖欺騙人民,所以他們主張如果把爲勞動人民所憎恨的“資本主義”一詞棄而不用,而用不會使人想起資本主義底醜惡的其他的詞來代替,那麼勞動人民就會不再憎恨資本主義,不再感覺到資本主義的壓迫,資本主義就會安安穩穩地永遠存在下去。供職於美國“全國工業聯合會”和“貿易局”的大批語義派已經多年來就在用“詞底神秘教”愚弄着人們。

在1951年,“本週雜誌”這一用富翁們底錢出版的雜誌上宣佈“要爲資本主義起一個新的名稱”。有人問,由於什麼和爲什麼要求這個新名稱?雜誌回答這一問題說,“祇要更換一個詞就可以幫助改變歷史的過程……這個詞就是資本主義。並且就提議以後要把資本主義叫做“經濟的民主主義”,“工業的民主主義”,“分配主義”,“互助主義”,“生產主義”等等。

1952年末,在美國刊行的一種最大的文學雜誌“星期六文學評論”底某號中發表了屬於洛克菲勒財閥集團的“埃沃索標準煤油公司”經理布郎(С. Браун)底題爲“商業底新哲學”的一篇論文。作者在這篇論文中步着語義派的足跡,想要證明“資本主義”這一名詞應用於現代美國早已陳舊而應當代之以其他名詞了;據說,這樣一來資本主義在美國就會不再是資本主義,會轉變成另一種東西,比如說,基督教社會主義了。但是無論美國獨裁者底賣身求榮的奴僕怎樣更換資本主義底名稱,資本主義還依然是資本主義,勞動人民對於資本主義的仇恨並不減弱而相反地還要日益增強起來。關於這一點有許多事實,如在美、英、法、意及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和職員底同盟罷工和罷業,朝鮮,越南及其他國家的人民爭取自由和民族獨立的鬥爭等都可作證明。

美國資本家及其博學的奴僕們,近來鑑於侵襲着美國的經濟危

機而百般設法想用種種曖昧的名稱，例如“對新環境的正常的適應”和“緩和狀態”等等來代替“危機”一詞。此外他們還主張，危機不是產生於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而好像是產生於“關於危機的談話”。

語義派提議改造語言和詞底用法來作為救治一切社會疾患的萬應藥。他們不去與人民貧窮底根源資本主義作鬥爭，而竟號召與“不良的語言”作鬥爭，換言之，即與現代的民族語言作鬥爭。

語義派竭力表示自己是臭名昭著的世界主義者，即蹂躪獨立自主的民族權利的同化者。美國和英國的語義派提議用虛構的數學符號和計算器來代替民族語言。式徒勞斯(Итравус)宣稱說，大腦機械論的世紀到來了，大腦機械論即要用種種“說話的”和“思維的”機器來代替人的一種偽科學。溫乃爾(Винер)說，他發明了一種特別語言和“思維的”機器，可以使人從思維和說話的必要中解脫出來。

在美國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已經有了關於用來代替活人的“說話的”和“思維的”機器問題的大量的文獻。許多資產階級的雜誌的篇幅都充滿了各種偽名人的論文，這些論文底作者相信，他們所發明的“思維的”機器能够像晴雨計預告陰天或晴天那樣預告出人民生活歷史底進程。他們把這些機器和人比較以後就斷定人底價值在機械之下。溫乃爾宣稱，“說話”和“知覺”的機器很快就要使人類變成不需要，使人們底大多數都變成活的機器，同樣也變成了順從主人（按即美國的獨裁者——作者）的順民，就如那些用金屬作成的機器一樣。他想像着未來的社會是統治着聰明的“說話的”機器和蠢笨的無聲音的工作的人們的貴族們（自然是指安格魯撒克遜族的表代而言——作者）底社會。大腦機械論者臆想着，在這種社會中，“不安定因素”，革命者，罷工者，都將沒有存在的餘地了。

不難看到，技術統治論者底反動的空想是這種謬論底基礎；技術統治論者主張，不用人參加的生產組織好像是可能的，人是具有能思維，能辯論，能彼此交換思想，並為爭取自己的權利而鬥爭——這種種為剝削者所不喜歡的特性的。這類的空想，早已在許多傑出的世界藝術作品中被當作笑談了。著名的“海外軒渠錄”底作者英國人

綏福特(Джонатан Свифт)早在十八世紀就曾以諷刺的武器嘲笑過現代大腦機械論者底先驅者,說他們把一生都用在創造這種機器上,以爲藉助這種機器,最沒有知識的人祇要多少支出一點經費和消費一點體力,就能夠寫哲學、詩歌、政治、法律、數學等等的書籍,而完全不用知識和才能。

語義派強迫各國人民接受這樣一種思想:一切語言要同化於英語,一切民族要同化於“安格魯撒克遜民族聯邦”,即要使全世界的人民服從英美的世界統治,認爲這是有其充分的必要性和必然性的。語義派的奧格金(Огден)和理查茲(Ричардс)爲了強使一切人民都接受英語爲世界的語言,乃遵照其主子美國壟斷資本家底指示,創造了爲最簡單的會話所需要的少數的詞所構成的,叫做“基礎英語”的一種臭名遠揚的“袖珍”英語。他們不顧全世界一切語言發展底規律,而企圖證明語言底發展不是以詞彙底豐富化爲特徵,而是以其減少爲特徵的。這是多麼徒勞無益的企圖!人類整個的歷史實踐和現代科學確鑿地證明了:隨着工業、農業、商業、運輸及科學與文化底不斷生長,語言也在不斷地以新詞進行着補充,詞彙也不斷地增加而並不是在減少。概念底數量增多了,因此詞底數量也增多了,因爲思維經常是在語言的外衣中發展的。否認這一切——如奧格金及其同僚們所作的那樣,就是違反事實。

語義派一面宣傳以“高級種族”的語言吞併一切民族語言的種族主義的同化政策,一面“證明着”英語底優越性,說英語是一種所謂具有分析性構造的語言,是在一切其他語言之上,所以就好像具有充作世界語言的權利。這一切夢囈都是反科學的,同樣也是反人民的。這些夢囈已經爲語言科學和歷史的事實所揭穿了;後者證明民族語言能夠表現人類最複雜的思想和最細緻的感情,而且具有巨大穩定性和對於一切強制同化的抵抗力。

語言是在作爲一種社會現象而存在的語言本身的客觀規律性之基礎上發展的。這些規律不能改變,也不能忽視,更不能任意取消某些語言和使某些語言成爲統治的語言。如果語言底發展沒有它的

客觀邏輯，如果每一個人或人的集團都能够按照自己的願望將語言隨意改變，取消某種語言和建立另一種語言，則語言將失掉其根本的意義，停止其爲交流思想的工具，並中斷其作爲社會現象的存在。

語義派所宣傳的語言同化政策，是反動透頂的。它的目的是在爲美英帝國主義掃清世界統治的道路。這一政策是必然遭受失敗的，是在受着全世界人民的憎恨和反對的。

語義派是在爲壟斷資本的巨頭服務，是在與其他反動分子和蒙昧主義者一起向着和平、民主及社會主義陣營進軍。他們是與保衛美國法西斯主義這一財政資本底公開的恐怖主義者的獨裁這件工作緊密聯系着的。美國資產階級的政客們利用語義派底手法掩飾着美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底法西斯化，勸說純樸的人們首先從“法西斯”這個詞底虐待下解放出來，據說這樣一來，那對於法西斯的恐懼就會消失了，人們對於法西斯主義底現實存在的信仰，也會自行消滅。

英美的外交家們，樂於利用語義派所製備的武器庫藏。他們爲了避開反法西斯主義的實際鬥爭的問題而在聯合國中宣稱，“法西斯”一詞，是這樣的不確定，不同的人們賦給它以這樣不同的含義，以致據說是絕對不能談論有關什麼是法西斯主義問題。美國侵略者底政策，也還藉助於其他言語的謬說而被保衛着。

語義派是爲帝國主義反動派利益服務的現代主觀唯心主義最流行的一個變種，它的卑劣的角色就是這樣的。